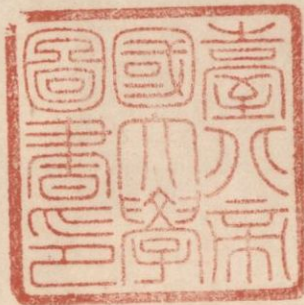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

第四十三之四



163753

198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四十三

秋七月甲子朔 御思政殿召永順君溥逢原君鄭昌孫高
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領議政沈澮右叅
贊金國光戶曹判書盧思慎承旨等議定扈駕諸將以沈安義
為左廂大將尹士昕右相大將○諭諸道節度使曰今七月初
二日子發京親征李施愛其速抄道內善射白丁自願扈從者
慶尚全羅道則各裹二十日糧忠清黃海道則二十日糧京畿
江原道則十五日糧差人領至行在所又 諭京畿節度使權
攀思清道節度使復等曰予摠大兵本月初二日發京親征李
施愛京畿則其速徵發道內番休別侍衛甲士正兵等騎兵各
賚私糧二斗所在邑軍資米四斗步兵私糧二斗軍資米二斗
授今去部將梁瓚忠清道則加抄精兵一千騎兵各賚私糧二
斗所在邑軍資米四斗步兵私糧二斗軍資米二斗授今去部
將康應謙並送行在所前者抄兵甚不實今更精擇又 諭平
安道節度使韓繼美黃海道節度使宣炯等曰予摠大兵本月

初二日發京親征李施愛平安道則抄精兵二三千黃海道則抄精兵一千多賚統筒火砲卿等領到洪原聽都摠使浚節度○諭都摠使浚曰今遣吳子慶率精兵一千以往汝其用之○傳于兵曹曰其以判書李克培權任平安道節度使加金伯謙一資○乙丑 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右議政洪允成右叅贊金國光等議事○諭兵曹判書李克培曰今者平安道節度使韓繼義領兵往咸吉道以卿權代其任○ 御慶會樓下 召諸宰及承旨等議兵事以栗元都正徐為統筒都將閔發鄭種禹貢柳興茂鄭浚等副之令各自擇統將五人分領統筒軍一千三百五十人赴都摠使浚○御札授柳子光 諭浚曰今予親征譬若馮婦搏虎不顧衆議寢不能朝然整兵未畢時未發動故令吳子慶領精兵一千以本月初二日先發徐帥閔發鄭種禹貢柳興茂鄭浚等五將領統筒軍一千三百五十人初三日次發汝可給五將彭排軍各二十五人又令平安道節度使韓繼義引精兵二三千黃海道節度使宣炯引精兵一

千俱會於汝聽汝節度大抵破陣動障統筒為最若敵陣既亂
諸軍急乘之此陷陣之大略也然兵難遙制汝善量之予亦發
京應接汝後又 諭曰今遣宣傳官權彭賈槍刃一千以往汝
其受之○前西學教授朴允儉上書曰臣嘗讀杜詩盛夏鷹隼
擊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
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句應對如轉丸疏通略文字經綸
皆新語足以正神器未嘗不壯其氣嘉其志心竊自許今聞賊
臣李施愛遠自高曾生從鞞鞞特被國恩尚畜反心侵軼關塞
擅殺守宰殺我王人陵蔑朝廷此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
容肆 聖上軫霄旰之憂廷臣運帷幄之籌臣愚以為待其自
斃雖帝王萬全之計然勢有緩急今以堂堂之師駐師境上曠
日持久以一道倉廩府庫甲兵器械一委賊手使盡焚蕩則施
愛特一狂寇固不足慮該有胡虜入寇則國將何以備之今若
王師一臨則脅從之徒雲合響應前徒倒戈不戰而施愛之有
自函于長安矣此臣之所以不勝鬱抑者也蓋我咸吉道誕隣

賊數實我國之藩籬也六鎮之地亦咸吉一路之咽喉也曩因教化陵夷武威不振沒為賊藪逮我世宗大王闢國瀆廣服前代所不能服臣昔人所不能臣於是新設六鎮移民以實之器械繕利城池高深固非他道之可比也所謂金城湯池帶甲百萬以一當百之慶也自施愛一朝優攘之餘朝廷音問不通民情洶洶脅於聲勢眩於利害携老扶幼奔走廢農官兵曾不入關據險翱翔境上臣竊為今日惜也施愛之衆皆其烏合磨雲磨天之險亦一山一丘今以堂堂全師怵於一小醜逗遛不進臣竊為諸將惜之策勝負者存乎勢知變通者貴乎時事幾可乘聖智獨斷當先命元戎徑進直到繼以大兵壓之則霆擊濤崩積日之憂一日可解矣臣嘗為穩城教授本土人民風俗及其撫禦之方略知之矣願至上前更陳其詳傳曰允儉書中畫策皆不可用然而老而作文至此亦可嘉矣將叙用焉允儉為人輕薄躁妄姦詐貪淫嘗在太學潛通館婢生二子其汚行無節類此且無吏幹豈設有年至是見柳子光上書

見寵欲媒進取遂上此疏尋拜成均司藝○丙寅都摠使軍官
黃斯允平虜將軍從事官孫昭來啓曰北青之戰賊衆我寡然
我能堅守賊每輕戰故我軍無一人死者而賊軍死傷無筭李
施合中流矢死李施愛氣沮乞降引退我軍矢盡不得追擊今
聞賊勢甚盛而所在軍民皆附於賊或肅聚山谷聽賊指揮雖
同鄉隣不附已者輒殺之故無一人來附官軍輜重樵牧
反被劫掠北青以北軍需為賊所據洪原軍需亦為賊蕩費所
餘無幾今一餉軍已至罄竭此甚可慮且施愛當戰敗乞降與康
純指天誓曰若將軍退師而主上降諭書即當詣闕自陳純
雖知其詐亦以兵勢難留退屯洪原浚亦退次咸興馳遣從事
官漕轉南道軍需休養士卒以圖後舉上曰賊既退北何不
能追擊而退屯耶此甚畏怯也然兵難遙制乘勝變化不可執
一也命斯允昭等就前細陳施愛與官軍抗戰之狀及兵馬
強弱旗鼓多少曰此所請子弄父兵也斯允善說辭對頗稱
旨昭奏對亦詳上嘉之即拜斯允堂上官加昭爵一級仍出

內帑弓劍令昭斯允自擇佩去 御札賜斯允昭諭浚曰聞孫
昭黃斯允言悉知事勢汝等皆善處之矣然賊勢屈弱故退此
可乘之機也只矢盡無繼援故不得追擊此亦可也汝等宜急
更張威勢登時殲滅不可遲緩汝等詳審熟度勿拘此諭又
諭曰汝勤勞無一事誤錯能節度諸軍破走逆賊大振威勢肆
特略賞頭頭諸將以示朝廷嘉慰之情汝其諭此意於諸將自
餘軍民賞罰汝可詳錄等第事定乃啓○諭咸吉道軍民等曰
汝等初雖從賊實皆不知情實為李施愛所誘脅子曾累降諭
書脅從者悉皆免放猶有未悉子意今又降諭書諭書到日欲
保妻子者散歸本家安業欲從軍立功者來投軍前同我將率
其褒賞節目如前降諭書又 命申叔舟製都摠使通諭州郡
軍民榜文送之其詞曰始者李施愛妖言惑衆以為厚羅土島
舟師雪寒嶺陸軍欲盡殺人民聲言討反廣植黨與擅殺節度
使及王人守令教官萬戶以至奴隸掃盡靡遺威勢鴟張抗拒
諭書言涉不遜其大逆不道莫此為甚都摠使受 聖上威命

總四道兵馬來討逆賊招撫本道人民先遣鎮北將軍康純耀
兵北青宣揚國威逆賊施愛驅脅我愚民凌蔑我官軍先鋒一
接戰敗而退鎮北將軍當縱兵長驅期於殲殄而後已第以前降
諭書脅從罔治則沛鄉之民不可使橫罹鋒鏑玉石俱焚故姑
斂兵戢威以待愚民知禍福自解况六鎮軍士明知順逆已約
與鎮北將軍斬施愛頭立功自贖故諸將稍稍退屯以俟賊平
今又降諭書從賊軍民欲保妻子者還家欲從軍立功者來投
軍門惟爾軍民等俱知此意使相知會轉禍為福毋貽後悔○
上以康純軍矢盡欲多送軍器令兵曹張榜募人輸運良人輸
三駄者超二資賤人輸四駄者從良其欲應募者告兵曹○上
諭咸吉道觀察使魚世恭曰卿怯於李施愛寄托龜城藏頭露
尾有類雉隱徒日費斗升之粟宜速出來南道檢舉察訪驛丞
等迎駕○諭平安道節度使韓繼美黃海道節度使宣烜等曰
今計用箭必多慮卿等所帥軍士私箭不足且難別輸其官給
長箭筒箭人一二部或三四五六部令量力帶去○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吳子慶曰筒箭二千部授黃斯允付卿卿可分授
所率軍各人二部傳授浚馳書于浚曰吳子慶賫去筒箭二千
部汝其受之○前此五所召募人今舉囊沙以試壯弱中格者
少命洪允成勿試囊沙中擇壯實者○上以造兵器稽緩囚
監造官安訓任擇于都摠府召承旨李克增責之曰造兵器
大事汝不檢察稽緩如此囚二人即囚爾也當速退出命鄭
昌孫申叔舟進酒上呼世子謂曰子教養汝至矣汝則已矣若
狂童則以大臣為賓客殆不可也又曰沈滄不學何以為師承
旨對曰以領相為世子師乃其例職也○丁卯上慮咸吉道
軍需不敷命戶曹募人輸納朝士軍士閑良人輸官米七石
于咸興以北者加一資公私賤納私米五十石者從良於是應
募者甚衆公私賤尤多○諭都摠使浚曰今遣都摠府都事韓
長孫賈蘭絲弓絃九千六十二箇皮弓絃五千一百二十一箇
付汝汝其受之又諭曰凡有功可賞者汝用本道諸邑綿布
賞之○命留都大將及扈從諸將分五番各率其軍更日宿衛

○鎮北將軍康純見 親征諭書與諸將嘆曰吾輩碌碌至以
賊遺君父耶為之流涕諸將皆泣下士平聞之益自奮勵○諭
全羅道節度使辛鑄慶尚道左道節度使衡右道節度使李仲
英等曰前抄道內兵全羅道則三千授今去司經權季禧慶尚
左右道則各二千授今去僉正沈貞源宣傳官崔延命等並送
于京○以宣炯為刑曹參判鄭蘭宗為黃海道觀察使○戊辰
西呀軍營頽正兵二人歷傷命內藥房救療○咸興京邸奴成
彥利城奴禹行等賈 諭書往諭本邑軍民而還 命刑曹並
免賤○有與內女祿只家人訟于憲府者憲府下帖招祿只
上名大司憲梁誠之等令承旨權孟禧問其事誠之等或云初
不知祿只為內女而招之或云府吏不告而擅招之問府吏則
對曰告官負而領之故發帖何敢自擅辭相矛盾孟禧俱以啓
上令水順君溥諭之曰法官固不當如是予苟鞫問則必有曲
直然予優待置而不論卿等論事當執法不以私撓可也大司
憲昧於是非甚非大臣之體也卿等其勿避嫌仍 命饋酒而

遣之○有開城人姜好生自言勇捷願試以赴征 上令永順
君試之好生著油靴攀緣動政殿殿內西壁至中層由風窓入
其中捕栖鳩一隻出由上層風遮上殿上鷲頭正立出懷中二
鳩放之欲跳身隻步溥乃止之以狀聞 命充牽馬陪○己巳
傳旨義禁府曰命尚衣院僉正安訓工曹佐郎任擇送造軍器
匠人于軍器寺任置不送其鞫以啓○諭都摠使浚曰今遣具
致洪率薛順祖崔涵韓忠仁李宗慶柳澗生等五人將銃筒軍
一千二百五十人藥匠五人吹螺赤十二人以徃汝河各給彭
排軍二十五人○諭江原道觀察使崔漢卿曰通川有內需司
米二十三石高城有二百二十六石可即漕于安邊其稻在通
川四百六十八石高城二千二百二十二石令所在邑人吏日
守作米漕運○庚午 御康寧殿 召右議政洪允成右叅贊
金國光都承旨尹弼商等議事仍 召前教授朴允儉講易繫
辭令禮曹判書姜希孟中樞府同知事鄭自英論難○諭都摠
使浚曰軍器國家難滿之物 今傾庫輸送慮或軍士等視為官

物易致損失爾其檢察事定後一一還之○諭京畿節度使權
攀曰諸邑所藏長箭筒箭速差人送京○諭平安黃海道觀察
使等曰卿具酒肴待本道從征軍士凱還親犒道上宣勞○辛
未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 傳曰邇來雜人喧譁甚無朝儀
都摠管宣傳官衛部將不能禁制其劾以啓 移御慶會樓下
召高靈君申叔舟延城君朴元亨及諸宗宰等親授接見琉球
國使臣儀隸之訖賜諸將軍士及妓工人酒 召司饗院提調
及執事等問進膳節次所對有不如儀者輒面諭之日暮乃罷
○有僧性默執僧克浩來 命下刑曹鞫其黨以啓先是性默
強暴橫戾劫掠人貨財殺人甚多民皆苦之金浦縣監高台輔
待性默頗不滿其意性默因以作惡台輔不勝憤恚陰嗾維那
僧克浩戒哲等執而歐之斫其兩手事發台輔棄官而逃克浩
等亦亡命至是性默與壯勇隊金永春執之以告○鎮北將軍
康純馳報都摠使浚曰洪原人陳九成曹命世徐處中來告曰
本邑官奴巨大件伊牛叱知等承李明孝密嗾欲殺新縣監金

活剽魴魚島即遣軍官吳子善率軍士圍之繼遣朴仲善金嶠
南怡捕巨大等訊之曰我會聽明孝之言殺禹昌新隨往北青
明孝又嗾之曰遇投托官軍陳九成等及金活則並擊殺之故
我等乘小船而來巨大件伊留島牛叱知下陸詭言為謁新官
而來欲乘夜殺之適新官往陣中牛叱知隨廳伺隙未及致害
而見執浚令盡斬之○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浚曰內弓房長
箭一千九百二十一部筒箭一百十八部今授自募輸轉內資
寺奴金則同等以送汝其受之○傳于戶曹曰敬惠公主田准
科給之○大司憲梁誠之上書曰臣伏聞 殿下親御六飛往
征朔方士氣十倍賊膽先破可謂屈人兵於不戰者也然今溽
暑方深 玉體不可先勞乞先命大將領大軍前進以圖萬全
及秋霖始霽 大駕巡臨以慰父老又今賊未投首與江外諸
種連結誠為可慮今幸據北青之地而甲山之路通須募土人
大加賞爵由甲山之路入端川之北于以入三東良之地以高
爵束帛啗其酋長兼諭六鎮人民雖不能盡得其力亦可以制

首尾之勢矣今日東北之變幸得平安之力以制之兩界相制
最為得策若兩界俱有兵患則東西奔命甚細故也今聞押解
唐人若押解此人則建州之怨始矣今押解官朴枝猶在境上
可及未越江之時遣人星馳止之更留 聖慮曲盡處置軍國
幸甚 傳曰已知汝意○壬申諭慶尚左道水軍節度使朴炯
曰漕運使咸禹治雖無殺兵符急抄漕卒具船以給○諭忠清
道節度使復曰諸邑所截長箭筒箭三分之二差人押送于京
○命青城尉沈安義都摠管尹士昕分左右兩各帥屯綠揚京
畿兵二千餘人作陣于昭格壯義兩洞 上欲親閱尋 命世
子代之安義遣人馳啓曰臣整兵列陣以待親閱世子無標信
來點臣竊感焉 上令宦官傳曰汝不知世子耶○都摠使浚
從事官金瓘與尹山來瓘啓曰洪原入陳九成金福中徐慶中
魏仁敬曹命世李仲孫徐建中申慶仁陳敬義任興達李宗禮
康孝孟金守江金仲山金仲生等自賊中來投鎮北將軍康純
曰向者為李施愛所誑誘誤陷賊中今見將軍敢不效順問其

形勢答曰施愛戰不利士卒多死退屯利城前云李施合之死
非也但施愛之族二人死耳翟因請舟師且九成等脫賊來投
宜加嘉賞尹山啓曰我初持康純書往施愛陣李約同李明孝
等率千五百兵屯北青見我遮路曰汝誰邪答曰大殿別監也
曰汝非真大殿別監則當殺之曰此道人來往于京者孰不知
我明孝名仁佑視之知其真乃放遂得到施愛陣見所領兵約
五六千餘士卒皆露刃環立數重施愛在帳中見我答拜仍饋
之曰我為國討賊終得反逆之名欲誦闕自達恐中路遇害未
敢耳若選子弟差本道諸邑守令民心安靜則我便馳詣闕下
汝詳告是意于康令公 上顧謂尹弼商曰前日我言康純退
兵則賊必進兵今李約同出屯北青我言虛乎用兵失機莫此
為甚時咸吉道人為施愛所誤見南人必殺之見官軍皆以為
殺我輩無遺是以相率附賊諸將雖撫以恩信彼皆曰姦臣之
所遣也見為仇敵唯純久在北方素著恩信及領軍前到彼相
謂曰康令公亦復來乎其中舊所使者相率來見不敢以慢語

施之及尹山之往施愛畏羣情不敢加害饋而遣（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浚曰左右廂大將旗招揆旗各一衛將標旗五指麾各五部將標旗五指麾各二五四色令下旗統將四色標旗各一百授自募輸轉人以送汝其受之○癸酉御札授金瓘諭浚曰平定之期不遠思想之心益深并慰將士劬勞敵愾玉食錦衣愧不遍於赤子濟亂享福寃必同於蒼生汝知此意益勉心力速振枯槁如吾所條一兵者所以飾怒也臨機須作吾將士之怒氣乘敵之驕怠又須以吾之實攻敵之虛此其最訣然此在至將胷中變化不可預臆何則兵法曰一鼓作氣再而衰此又不可不知也善在臨機變化一洪原陳九成等宜論功而所不能者有二若論功欲依前降諭書拜至金幣則大速若只加一二資則缺望而賊之誑誘籍口懸賞必重其誰不貪重賞汝知此意曉諭來投者曰汝等重賞我已啓聞有旨如此有功人詳錄等第速考前資以啓如是曉諭一舟師之策似善但無軍士一不可也風水可畏二不可也防阻者小而到

泊實難三不可也。賊之浮言益信而民心益惑，四不可也。然汝等必欲用舟師，則子不禁止，汝可隨宜施行。亦在汝節度。○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浚曰：弓弦四百八十二箇，馬脚匙一千四十部，魚膠一百斤，授金瓘。又馬脚匙八千九百六十部，魚膠一百斤，授自募輸轉人，以送汝其受之。○甲戌，御思政殿，召蓬原君鄭昌孫、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領議政沈澮、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叅贊金國光及諸將承旨等設酌。世子侍上謂弼善鄭孝常曰：昔在世宗朝，文宗為世子書筵官，崔萬理、朴仲林等輔翼世子，一有小失輒諫不已。予到今思之，茲二臣者可謂能盡其職，非偶然人也。今汝等未聞有一陳善言以規世子者，諂諛甚矣。世子或事弓矢，汝等何不以弓矢為非耶？汝等雖曰文武不可偏廢，何不與世子言曰：未若偃武而修文耶？顧謂世子曰：儒者不可不敬，汝當敬之。予與儒者談論時，或以儒為迂，予實戲爾。汝勿聽信敬之。敬之孔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有君子，有小人。小人之儒固不可親，君子之儒

光就前國光俯伏 上曰速就坐國光踟躕者再三 上曰卿以豎儒之言介意乎殊非宰相量也○先是諭平安道節度使韓繼美遣兵五百迎進鷹使成允文至是繼美馳啓曰本道兵赴咸吉道留兵數少請減數以送 上廣問諸將等衛將柳均曰如此用兵之時不可遣兵迎來且允文一介臣雖或死亡何傷單身潛來亦可也壽城都正昌曰平安留兵雖少時無邊釁况遼東生還不多日乎孤軍迎來賊變可畏柳均此言誠益浪也 上令均昌相詰二人厲聲爭是赫良久不已 上哂之命依前數往迎○都摠使浚軍官慶由恭來 上以無平賊之報責之由恭慙報無地乃啓曰浚馳書李施愛云可速詣闕自陳當勒兵護送不汝害也賫書人至則施愛匿不見李明孝李約同出見曰施愛不反之狀願歸告都摠使詳悉馳啓時來附官軍者絡繹不絕賊兵僅四五千我軍欲入擊而兵少未入若加一千兵可入攻 上叱之曰賊勢已蹙猶恟乎何不急擊耶御札諭浚曰咸吉道軍民不知順逆迷惑既極曉諭再三猶

不知之其心以為施愛可托大事是軍民皆反逆之徒予初以
為知順逆則晏然大平或有拿致施愛以效疾風之操今則不然
語言之而不聽譬曉之而不悟敢干天討豈漏天網雖脅從之
罔治亦故犯之罔赦爾知此意縱兵殺掠或屠城或縱殺隨意
所欲不可取旨自古天吏豈可拘於廟筭如是曉諭軍民而軍
民不知當以兵力制之汝可斟酌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戰止
戰戰之可也攻其國愛其人攻之可也○鎮北將軍康純遺浚
書曰磨雲磨天之險一夫當關萬夫莫敵故須用舟師水陸並
進可以制勝至今舟師不至坐失事機又聞賊於兩嶺築堡作
關備禦牢固此甚可慮願速馳啟又書曰自陣前洪原北峯至
咸興北峯以烽火相准常時則不舉有變則二舉賊入三十餘
里則三舉距陣五里內則五六舉晝則以烟氣相准○北青洪原
利城甲山三水軍民等皆附賊黨為書訴都摠使浚曰今許琮
領兵來屯洪原北青地面公私廬舍以至犴獄或撤去或縱火
散倉粟刈田禾蕩盡財產民不聊生李施愛若果謀反則一邑

之衆足以追捕願罷南道兵使施愛得匹馬詣闕以陳諸臣謀
反之狀又上書曰韓明澮嘗為四道體察使通道于雪寒嶺聚
兩界觀察使邊將于嶺下再三密議其心詭矣去春忠清道船
軍回泊本道又有南道之人縱火慶源等諸鎮或有見報則康
孝文與鎮將議曰此某之奴僕此某之伴黨縱之使去其心亦
異矣吳凝孝文會于北鎮累日密議聲言海寇至今沿海居民
挈家登山人心騷動不安其生孝文又使副節度使黃起崐通
道于山北於本年五月率評事軍官與富寧節制使等領軍到
吉州將欲謀亂施愛知之慨然先誅孝文遂及黨與此非反逆
乃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之義也故本道人心皆從施愛之令
如順父母是亦忠君愛國之意也臣等以為施愛之功於國家
誠不細矣施愛若果謀反而然則一邑之軍可以捕之何待他
道之兵下道兵船至今浮列海中此本道軍民所共知所共憂
也若腹劍之徒如舊布列則沛鄉之民其終奈何臣等竊惟
本道龍興之地陵廟所在尤為姦臣所共忌也今之諸臣反

以施愛為謀反上達此 聖上不知孰是孰非而兩疑之時也
大抵富貴人所同欲施愛果反孰不爭捕以取高官大爵乎今
以忠君愛國之施愛反謂謀反而討之則 宗社之靈無私之
天其可右乎昔皇甫仁金宗瑞等黨與滿朝欲以謀反而反見
誅戮則施愛以一夫謀反萬萬無理施愛反狀現於後日則臣
等伏面欺之誅○乙亥黃海道節度使宣炯上書曰逆賊李施
愛誑惑愚民殺害王人敢肆橫逆其所恃者必六鎮之卒六
鎮習俗強悍愚直初為施愛所誣爭殺守令今懼問罪罔知所
托依附於愛欲延晷刻之命臣意以為坐守險嶺則他無入攻
之路以故屯聚未散耳以國家之威殄殲無難然與戰而有殺
傷之害不如以計而破也竊意六鎮之人素憚舟師往者洪尚
直為鏡城府使民間訛言尚直謀反多聚南道船軍隱泊諸道
又甲戌年間訛言節制使金文起等謀反多聚南道船軍自相
恐動至有垂泣者其必以舟師胥動者無他此道之民素不識
舟楫甚畏舟師爾今已陸路入攻又令量抄江原道及慶尚左

道兵船號幾千百艘沿邊回泊多張形勢聲言直指六鎮則六鎮之卒顧其家必望風瓦解矣此兵法所謂因勢破之之義也此寇雖不足慮若稽天誅法連覺諸夷乘釁而起則恐難卒威矣命示兩府多以炯議為是然重用舟師竟不從○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漕運使成禹治曰卿委去漕轉事不可少緩然風水可畏亦不宜輕發卿其慎之○上引見慶由恭問賊勢強弱由恭對曰施愛之軍來投者衆破滅之勢已成上悅特拜為堂上官先是軍官黃斯允自軍中來上問賊勢強弱斯允能口給對不以實特命加資斯允曰臣已資窮矣上曰然則可拜為堂上官至是由恭効之遂諭浚曰慶由恭來乃知賊勢窮蹙此急擊之時也然汝須待吳子慶栗元等兵○丙子日暈○琉球國王遣僧同照東渾等來獻鸚鵡大雞胡椒犀角書籍沉香天竺酒等物○召右叅贊金國光都承旨尹弼商等入內侍食國光以前日司諫院請覈不廉意不自安上書辭職曰臣以鶩劣叨共兵柄于今七年矣仁重才薄不副衆望致人謗議

至以不廉目之錐荷 天恩臣獨何顏請解職以息羣議 上
曰予已知人言詐也故即囚言者而與卿明言其必不然卿何
介意而至 上書命焚其書○命永順君溥都承旨尹弼商等拿
致崔清江及薛連人金元尹子平等于勤政殿月廊辟人鞠其
所犯○兼司僕柳子光自咸吉道來啓曰康純追捕賊之邏卒
訊其形勢則曰李施愛加抄五鎮兵來屯距官軍二十里許賊
勢甚強更欲與戰都摠使浚聞之謂臣曰自京來者皆云廷議
以為賊勢已蹙是必前此賫書啓達之人皆以賊為易與不足
平矣今則兵勢甚難汝其詳啓但賊恃衆不退守天險而輕進
求戰此則幸耳咸興以南之民今雖屹諭明知順逆然多執迷
反側者我若悉兵入攻而無後援則恐反側者在後乘勢生變
此不可不慮請加援兵 上欲濟師慮糧餉不敷 命溥國光
弼商等籌之軍餉有餘 命加抄精兵一千使具文信領去○
康純遺浚書曰洪原鄉吏石留名聚李明孝軍丁到湯口嶺為
邏卒所捕而來吾訊其形勢則云賊欲於甲戌日與戰更議丁

丑日明孝帥本邑北青甲山三水之軍踰湯口嶺屯于本縣西
申翼平以絕咸興往來之路李施合率利城以北之兵踰磨於
嶺屯于李明達家前平李施愛帥會寧以北之兵踰大門嶺屯
于烈女門平曠日持久絕其樵採以待官軍自斃也救授之兵
宜急入送且令軍士甲上皆著白衣○丁丑百官賀琉球國王
遣使來朝○以茂松君尹子雲為左叅贊金碩蕪義禁府判事
李野蕪五衛將李倣琦行司直南怡行副護軍北青之戰怡出
沒陣前殊死力戰所向披靡身被四五箭容色自若倣琦又力
戰功多故並授堂上官以賞之○上引見柳子光于千秋殿親
授方略子光語輒稱旨 上嘉之特加宣略副護軍賜戰馬軍
裝仍授 御札諭浚曰賊危言脅眾其黨赫不知順逆而顧其
妻子且疑且信其危言曰汝等既與我討國賊殺諸官人功高而
不賞反受惡逆之名皆朝廷賊臣之所為上位安否未可知也若
我死則汝等無有生者矣是故解嚴黨與喘息於涸轍自庶
情現勢竭潛消暗削利在速決遂因營起之念敢將不量之力

不守天作之險求觸橫磨之劍此吾之利在於遲遲賊求戰不
得欲退恐解此賊之腐心一也前日北青之戰賊之婦人小子
以酒食饋軍此難繼也而躡藉之端人心怨刺逃散之階人發
為丁誰養妻子倒戈之勢二也賊扼其黨妻子之命而脅之其
黨實知逆順而姑從之久則散矣此吾之利在於遲久三也略言
三節詳在柳子光口宣汝其體之又諭曰今遣具文信領精兵
一千助戰爾其用之又慮咸興以南諸邑無兵以守則人心無
怙浮言或行須以兵力維持極其妻子諭以逆順抄率咸興以
南諸邑土兵從軍以京軍留鎮諸邑使頑民無得再生反心然
後可以乘機用兵不然則譬若無根之樹枝葉自枯坐困之術
也今先遣具文信一千兵次遣若干兵以資諸邑留屯之兵爾
詳聽柳子光口宣施行又諭曰聞南怡最現勇敢今拜堂上賜
一表裏以勸諸將李淑琦又能射賊拜堂上官自餘將士有能者
必多爾其等第隨啓隨賞承政院奉旨馳書丁浚曰今考
會計咸興以南諸邑軍資米七萬四千七百四十九石計四萬

人四月糧也除前所費一月糧猶可支三月然會計有名無實可
速考實數以啓又馳書諸道觀察使曰諸邑居人或善走或有
力或善手搏有一才可取者勿論良賤官給糧差人押送慎勿
稽緩○命禮曹許通兼司僕柳子光仕路○戊寅 命世子出
就思政殿月廊與侍講官等講儒生及諸學人所業○己卯宣
傳官金利貞領全羅道兵一千五百來○命下宦官安仲敬宋
重等義禁府獄尋遣注書朴孝元監獄○承政院奉 旨馳書
于具文信曰今送救療軍士諸種藥材卿其賫去付都摠使浚
○庚辰 御慶會樓下宴琉球國使臣世子與孝寧大君補咸
陽卿誦河東君鄭麟趾蓬原君鄭昌孫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
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領議政沈澮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
成中樞府知事金守溫禮曹判書姜希孟等侍宴正使以天竺
酒進 上曰汝君使汝等以輸誠款多致禮物予甚嘉悅今予
為汝君起座飲此酒因問曰酒名天竺者何荅曰此酒出於天
竺國故名之 上曰天竺國在何方與汝國道路相距幾何且

汝國人常往來不對曰天竺在南方極遠與我國未得相通但至

其境上宴罷 上謂宗宰曰此非天竺酒也天竺酒固不如是

彼豈料我之知其非天竺酒也必自多欺我矣其儀曰平明有

司設 御座設樂設 王世子侍宴官位時至 王世子及侍

宴官以時服皆就門外位使臣亦就門外位朝啓廳前庭樂作

上乘輿以出陞座樂止鼓角訖奉禮引 王世子引儀分引

侍宴官通事引使臣就庭中分東西異位重行使臣就東班二

品之末上一副官人為一行近北設席每主押物侍奉樂作引儀

唱鞠躬四拜興平身 王世子及侍宴官使臣鞠躬四拜興平

身樂止司饗院提調進酒器樂作進訖樂止進卓樂作引儀唱

跪初樂作王世子及侍宴官使臣跪進訖樂止承旨進花

樂作進訖樂止引儀唱俯伏興平身 王世子及侍宴官使臣

俯伏興平身司饗院提調進盤兒樂作引儀唱跪 王世子及

侍宴官使臣跪進訖樂止凡進膳樂作引儀唱俯伏興平身

王世子及侍宴官使臣俯伏興平身引儀引正使詣酒亭東儀引

止階樂作引儀唱跪王世子及待宴官副使以下皆跪正使

進爵用天竺酒舉訖樂止引儀唱俯伏興平身王世子及待

宴官副使以下俯伏興平身正使還酒亭東俯伏興降復位引

儀唱鞠躬四拜興平身樂作王世子及待宴官使臣鞠躬四

拜興平身樂止引儀唱就座奉禮引王世子引儀引侍宴官

通事引使臣就座奉禮引儀輔德供王世子花執事官忠贊

侍敬侍宴官使臣花司饗院提調進膳樂作進訖樂止司饗院

進賜侍宴官以下饌湯王世子及待宴官使臣分就中階上司饗院提調進爵樂作進訖樂止副提調

爵就座王世子及待宴官使臣分就中階上司饗院提調進爵樂作進訖樂止副提調

酒用各呈杯離座俯伏興跪王世子酒執事官分賜侍宴官以下

還座凡有別賜就御座前王世子及待宴官使臣鞠躬四拜興平身樂止奉

世子及待宴官使臣降就殿庭位樂作引儀唱鞠躬四拜興四

拜興平身王世子及待宴官使臣鞠躬四拜興平身樂止奉

禮引王世子引儀分引侍宴官通事引使臣出上還內浚分軍為三陣康純領三千金嶠領六百二十八朴思亨領二

百南怡領一百鄭俊禹貢領統筒軍六百為一陣魚有沼領

六百四十許琮領二千二百八十金崇海領一千二百閔孝源
領六百鄭種柳興茂領銃筒軍六百為一陣宣炯吳子慶韓繼
義各領一千徐閔發領銃筒軍六百為一陣又浚以所統軍為
三廂韓繼義為中廂宣炯為左廂吳子慶為右廂又分猛牌為
九將以鄭崇魯將左射隊徐超將右射隊盧允弼將前射隊洪
允清將後射隊孫孝胤將左獅子衛慶禎將右獅子衛金孝祖
將左海青衛金孝先將右海青衛慶由恭將猛虎衛吳子滄將
彭排柳子光將破敵衛○成均司成閔貞上書曰臣去年從尹
子雲往咸吉道歷遍五鎮其水陸險夷軍兵強弱人心俗尚粗
嘗知之今聞逆賊李施愛之變願效一得之愚伏惟聖裁今施
愛自其祖父邈居一隅世襲官爵歷任守令屢典兵權多占良
民畜以奴隸姻婭戚黨盤據其地結其恩信厚矣行其威令久矣
恃其兵力之強地利之險潛畜不臣之心先動浮言駭搖民心
繼憑義舉馳殺異己其兇謀詐計有漸而吉州以北五鎮之兵
性本悍愚惑於兇謀其意難解官軍自遠急赴人瘦馬困不可

輕進然而此賊率衆越險以應大軍其勢必掃境而來矣彼賈
從輩初則惑於詐謀不知逆順今雖稍稍知其為兇謀而不能
倒戈者是必恐其腹心之攻之也不能來投者畏其妻子之被
害也臣愚以為用舟師見形勢於賊後宣言從賊者族以動之
使之自解覘其虛實或據大嶺或據城邑則是腹背受敵矣彼
軍必懼人人各自以為計而施愛可擒矣若不用舟師徒務陸
進則於利城端川之間雖若克捷彼若勢窮必據嶺而固守
矣若然則雖驅數萬之衆於嶺下欲上不得欲戰不得而天氣
漸寒數萬之衆其能皆衣褐而禦寒乎端川利城雖嘗有倉粟
今施愛據之久矣其有斗升之餘乎數萬衆之餉必不能支矣
况使南方不耐寒雪之人久頓於窮陰沍寒之地則其能免其
飢凍而禦敵乎事既至此然後雖欲用其舟師數月之間戰艦
其能卒辦乎况今施愛越大嶺與大將康純相戰不利尚且逗
留不還焉知於大嶺要害之處設城堡鑿陷窅而後退而固拒
之手今計莫若高壘堅壁以老其師申諭逆順以離其心回慶尚

江原之戰艦督令聚泊如又不足則速遣朝官於江原道及咸興以南公海有松木之處作戰艦又於近道渚浦選其慣船驍勇之卒擇大將授之屯於官軍之側審其風水之使酌其時勢之宜水陸並進則彼賊必分兵而禦之兵分則力弱力弱則不能自保矣且據險守國備患之方也自吉州至國都有大五險磨天一險也磨雲一險也咸關一險也鐵嶺一險也大嶺一險也咸關以北固可大慮而以南亦不可不慮也淮陽之鐵嶺江陵之大嶺是皆天作之險而不可不守也皆設巨鎮聚兵儲糧遣將守之以備不虞是乃綢繆牖戶保邦之道也今因北征之舉宿衛之卒減於曩日乃於下三道酌除沿邊戍卒加徵餘兵固守京城則庶幾固本強幹之義也 上覽之傳曰汝言甚善予甚嘉之人聞貞上書皆曰子光之後一何上書之多也蓋譏其媒進也○康紘遺浚書曰今當天氣漸寒曠日勞師坐費糧餉破賊無期擬於十八九日直向北青深入窮探但恐照乙浦軍寨虛棄不守則賊必乘虛焚蕩繼援之兵無可據之處須速

遣軍來守○辛巳送別下程于琉球國使臣 命延城君朴元亨禮曹判書姜希孟往饋之同照等拜謝獻燒香胡椒史纂錄林間語錄羅先生文集○遣左副承旨權孟禧于麻田浦護汝旣徵全羅道兵○壬午遣宣傳官護汝全羅道兵又遣注書督之○諭都摠使浚曰今卜承利領忠清道兵一千屯咸興梁震孫領全羅道兵一千屯永興仇自平領全羅道兵五百屯文川皆已發京但京畿忠清之兵不若全羅之強爾其知悉或換用亦可自平震孫辭 上以震孫任重位卑 命假署銀鈔帶命給屯兵軍資米一月糧○癸未昏有大星出東方光芒下垂又有赤光如星象既而掩蝕大星幾盡二鼓乃滅如是者凡三夜○甲申 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領議政沈滄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參贊金國光禮曹判書姜希孟刑曹判書徐居正工曹判書任元濬承旨等御思政殿引見議草諭鏡城以北諸邑書○下內女元央豆大等四人及承傳宦官安仲敬李得守于義禁府獄○部將金倂宣傳官慶維等領慶尚左

右道兵二千來 命留屯郊外待命○日本國對馬州平朝臣宗彥
九郎貞秀遣邊沙文奉書于禮曹請增歲遣商船之數願永世朝
貢仍獻禮物禮曹稟 旨報書曰船數曾有定法難以更啓○上召
見赴戰中箭甲士李盤根等五人賜衣笠等物二人瘡甚令內醫
療治○其金蒙寵介知金同良金奉回還鏡城官奴永安仲生
慶源官奴寶仲隨來 召見之永安等啓曰五鎮之民皆為李
施愛脅從不知逆順及見其金等賫去諭書衆疑稍解不應施
愛徵兵猶未盡信使我輩細探朝廷消息故來 上曰將付汝諭
書遣之遂賜永安等衣笠等物其金等綿布各三十四匹穩城軍
民等使其金回啓曰今覩諭書速捕施愛獻馘軍前臣等伏審
聖旨謹作事目條列于後一康孝文聚水陸軍反逆之謀已騰
衆口去四月兵船十三艘來泊慶源厚羅土島平安江原兩道兵
亦聚本道欲盡殺居民遂為不軌施愛密知其謀討殺孝文
及府使宋碩孫判官金巖將禦水陸之兵移文諸邑徵會軍士
而已略無反逆之心故未敢捕捉一孝文以方面主將依憑築

城正當農月於鐘城行營大興土木累月留連虞候評事軍官伴
人女妓僕隸從者如雲擬於行幸僭越莫甚自慶興至五鎮率十五
日一次供饋一次所需米穀揔八十餘石餘物稱是官府蕩盡民家
雞犬亦為之一空日殺一牛為饌宴飲則二牛猶為不足濫刑供給
之人一孝文招致諸鎮節制使判官于行營宴飲用燒酒至百有
六十瓶宴幣布百餘匹一聚軍士裏十八日糧自古富居遵海濱
臣獮盤遊使防禦人馬不得休息一兵曹曾受教移文云節度使
管戍兵過多而諸鎮堡戍兵過少可依舊例行之孝文不顧立法之意
番上甲士盡屬於管賊路最繁之處置兵及少以致踈虞一宋碩孫金
巖各養私馬數匹多費為豆人吏軍士小有過差徵贖太急又於稱
賦義倉未償之戶勒取牛馬或易胡馬或易皮物送于本家且
賂權勢又權除貢納貂鼠皮不還民戶又督納未收者私自用之民
生日困逃亡者百五十餘戶一碩孫金巖距本邑三日程慶興產鐵之
地驅民採取稱為官軍器多造甲冑箭鏃贈賂諸處時鏡城慶源
甲山三水等邑之民皆附賊黨為施愛陳訴其深為施愛誑誘執

迷不悟類此○都摠使浚從事官金順命來啓曰李施愛屯兵
據洪原北青地界康純軍于洪原浚軍于咸興以授兵未至軍
器亦少與賊相持未即入攻臣路見軍士及軍器此可足用先
運既至則當入攻矣○乙酉 御思政殿受常祭 御扎授永
安等諭六藝軍民曰李施愛反逆與否言之斯晚汝等猶惑以
為是今更諭之施愛既殺孝文何不錄孝文反狀啓聞取旨而
盡殺諸邑鎮守是非及耶所領之兵施愛之兵耶自稱節度使
誰之除授耶非止殺官人濫殺及於行啓使百姓逃散失業此
國家盡殺百姓乎施愛盡殺百姓乎施愛聲言姦臣弄權若此
言是則姦臣兵力盡舉八道何不先犯國家而討施愛乎汝官
奴等親見我面親聽我言親探朝廷消息有何姦臣弄權擅政
者乎本道我 祖宗肇基興王之地朝鮮根本之鄉自爾撫恤
倍於他道只因道路遐邇防禦緊急雖常懷念汝等勤苦而難
於特例恩慰使汝等惑於一賊之唱百姓橫罹死亡是予過也
汝等豈不知施愛之反豈無忠臣義士而不能變惑至於為施

愛愛明是無他只恐國家治前日從賊之罪耳五月二十四日
既降諭書云雖施愛親黨立功則論賞以上况今聞汝等不應
施愛徵兵乃知汝等決意勤王終必立功何論前日脅從之愆
且五月二十四日諭書如此豈有人主與百姓定約而失信者乎
汝等轉禍為福在此時亡軀滅族在此時予所以憐戰雷霆不
時縱兵者非與敵國戰也愛吾百姓耳汝等熟思之○金順命
辭還 上以書授順命諭浚及曹錫文曰風日漸涼每念卿等
茲特賜浚藍段袂帖裏襦裏肚各一領錫文藍段襦帖裏一領
至可領也其勿謝息○承政院奉旨馳書于諸道觀察使曰忠
清道黃澗縣人金致讓連山縣人宋珪全羅道南原府人李盤
相草項縣人李夏等慶尚道真寶縣人金景武等從征咸吉道
中箭生還各給復一年并致酒肉完恤○傳旨于義禁府曰宦
者李得守安仲敬等以承傳宦官緊急公事累日不啓以致稽
緩且將公事或掛門隙或擲於地不謹典守其鞠以啓○初北
青咸興之界有石場峴峻截險隘實賊路要害之地浚令樵將

崔有臨領兵把截賊將金末孫已領二百餘兵先據之有臨退屯三十里許設木寨相持會末孫邏卒鄭倫來覘有臨捕得鞫之曰李施愛使末孫乘夜圍擊直向咸興於城北低微處囊沙填塞踰城突入則城中土官衙前奴僕亦皆吾黨相與內應城陷無難計已定矣於是咸興斬倫蓋固防守末孫聞倫被執自知謀洩計不得行會浚軍自咸興踰咸關嶺約有臨踰石場峴入北青有臨鼓噪直前賊望風奔潰長驅而進遂據北青○日本國京極京兆尹江歧雲三州刺史住京極佐佐木氏蕪大膳大夫源生道遣人來獻土物并解送我國漂流金石伊等二人石伊全羅道海南縣人去甲申春與僧性淡同舩往濟州覲父而還遇風漂流凡五日依岸乃日本國宇久殿松浦之五島也人見其衣服知為我國人告于島主館待之翼年秋京極殿聞之送禮物于宇久殿買石伊等衣食之者二年至是解送○丙戌右叅贊金國光及承旨等會忠政殿月廊議事俄而命世子與承旨等各掌所管公事入啓前此留中公事是日裁決無

餘○命宣傳官韓致義往麻田浦護涉徵來慶尚道兵○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曰今見卿所啓徙民以償義倉穀徵納事其初徙民所償初年至五年並勿徵法已立矣而官吏不察過五年之後盡數追徵至為不當故丙戌年以前徙民所償限五年勿徵以後所償限二年勿徵曾下傳旨而卿又不察啓請徵納甚不可也豈可中變其法失信於民一依前降傳旨事意施行○慶尚道兵二千分屬六衛令更日直宿○命釋承傳宦官李得守○甲士金自海從征咸吉道亡來兵曹請以軍法治罪 上召高靈君申叔舟議曰若罪此人則亡來者聞之必皆不現可於事定後更稟施行仍命兵曹移文諸道觀察使節制使曰赴征亡來軍士悉推以啓其許接戶首隣保里正知而不告者並以軍法論○兵曹判書李克培在平安道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本道軍額本不敷鎮北將軍康純領去兵三千一百六十四節度使韓縝義領去兵三千二百八十二邊鎮戍兵九百六十五進鷹使成允文迎來兵五百餘

兵不多只抄步正兵之壯者一千及白募鄉吏公私賤并五十人整齊軍裝差寧遠郡守許偵領送咸吉道○丁亥日本國關西路安藝州小早川美作守持平宮崎津右衛門藤源安直肥前州松浦一歧州太守志佐源義各遣使來獻土物○上謂都承旨尹弼商曰比念北方從征軍士擲沐風雨動經旬月眷戀傷懷日益加深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嘆予士卒將曷月而還歸哉○都統使浚屯軍于洪原客舍東距康純陣十里許浚遣從事官李恕長金翟約與純大舉入攻純為先鋒魚有沼次之浚又次之純馳報浚曰洪原人劉興達童知邊磨等自李明孝陣亡來云明孝領一千五百兵屯北青李施愛領二千兵李施合孟崇仁各領一千兵並屯端川施愛等擬於二十五六日間發軍會于北青與官軍決戰又云施愛偽署穩城人劉得之為副節度使兼北青府使慶源人崔得京為北青判官率衙前用印行公○戊子 御思政殿召蓬原君鄭昌孫綾城君具致寬領議政沈滄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戶曹判書盧

思慎工曹判書任元濬大司憲梁誠之及承旨等設酌又命
允成進酒謂曰卿之所失在好為誇大是已非人作氣勢以侮
人二事卿其慎之勿如是也又命元濬進酒顧謂羣臣曰元
濬英敏聰慧曉達事理以至醫藥之事靡所不通允成為人強
悍暴戾好憑勢作威故有是戒○御札戒諸將曰知弓劍之利
不知火砲弩槍彭斧之利知野戰之法不知山戰之法知晝戰
之法不知夜戰之法知行軍之法不知守隘之法知勇不知怯
知取勝不知防難知合不知散知調馬不知藥馬知顯不知隱
知言不知行自用不用人自安不怨士自逸而勞人自飽而飢
人自樂而愁人仍命諸將曰予倚任卿等珍重故卿等之名
疏之屏間居常省覽期以不忘卿等體予意各慎乃事然不學
牆面莅事惟煩學問之力不可無也○承政院奉旨馳書于
黃海道觀察使鄭蘭宗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曰谷山陽德等
邑多釐酒待其道從征軍士凱還卿可親到宣勞饋之○是日
夜三鼓鎮北將軍康純先踰山介嶺大將魚有沼次踰鍾介嶺

都摠使浚繼至平浦純報浚曰我以獅子衛將南怡猛牌將李叔琦為前鋒至鍾介洞賊設木寨令北青人張奉帥百餘兵守之怡先破寨突擊斬首二級生擒二十餘人取輜重十餘駄餘黨逃走諭以脅從罔治之意放還生擒者至山介嶺上賊又設寨望見官軍至防禦益固叔琦突擊攻破寨門得踰嶺有沼又報浚曰與純分道入北青府偽副節度使劉得之具宰相儀物偽判官崔得京斜磨洞萬戶金克孝及李明孝李約同李陽祚會樓上宴飲射候令官婢唱歌望見大軍猝至皇遽散走大軍乘之追至三十里無懷台斬首九級生擒五十六人諭以脅從罔治之意放還生擒者入北青府倉庫餘粟尚多但前日所築木寨已為賊燒毀更築新寨須臾而成浚與純有沼連營而陣○己丑商山君黃孝源釋裘服詣闕告密事人譏之時孝源居母喪○命大司憲梁誠之壽城都正昌等閱聖制攻守圖攷兵器制度○庚寅 御思政殿受常參都承旨尹弼商啓曰公私感隸應募者無所妨屬中間閑遊請各還官主 上曰果如卿言

無賴之徒托以自募背官主逃役使者必多各還官主以待更
令○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
允成右叅贊金國光戶曹判書盧思慎及承旨等會思改殿月
廊議作兵器制度○司經權季禧徵全羅道兵三千來屯麻田
渡 命宣傳官韓致義等護涉令金國光尹弼商分屬左右兩
○漕運使咸禹治從事官鄭根來啓曰已用兵船四十艘運米
三千九百二十六石時漸風高似難再運 命承政院回諭禹治
曰時方風高不宜行船其停漕運雖已發船若勢難行船則雖
到泊下陸卿宜叅酌謹慎施行○選有將才者玉山君躋銀川
君積春陽副尹徠金山都正衍堤川副尹蓋枰城都正律園山
令行寧仁令楮及沈安義許亨孫安貧世韓致義柳均閔渾李
鐵堅金堅壽韓致禮朴徐昌沈澣慶維金利貞閔永慕魚世謙
李義亨成俊曹幹李評李吉甫閔信達李仁忠等三十人令讀
孫子○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江原道觀察使崔漢卿曰淮
陽歙谷等邑多釀酒待其道從征軍士凱還卿可親到宣

勞饋之又馳書于京畿觀察使李季全全羅道觀察使安迢曰
咸吉道從征衿川人宋繼孫坡州人承繼孫寶城人文方啓等
赴戰中箭生還各給復一年給酒肉存恤○辛卯以金漑為議
政府左叅贊金謙光兼義禁府知事徠林自蕃兼都摠府副摠
管尹欽兵曹叅判韓致義訓練院都正宣炯姜允範中樞府僉
知事○僉正沈貞源徵慶尚左道兵二千來屯蔚田渡 命姑
留待命○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咸吉道觀察使魚世恭曰咸
興以南諸邑內需所皮穀曾遣書題王有仁李春茂監掌作米
以補軍需今得米幾石可計數以聞○壬辰詳定所堂上進新
制大典草 上逐條論定命諸宗宰各以所見駁議於前仍設
酌 命南陽君洪達孫登榻執其手曰卿靖亂第一功臣而不
得為政丞者非我忘情卿有疾病故爾今病且愈將以為政丞
今姑以卿為都摠管達孫密啓曰逆賊李施愛當速討平不可
玩寇曠日持久 上揮手曰非卿所知勿復言達孫武人雖短
於政理身居大相未嘗為子孫求息澤○宣傳官崔運命徵慶

尚右道兵二千來屯江外 命姑留待命○癸巳 命臨瀛大
君璆及申叔舟具致寬洪允成等往慕華館放新造銃筒箭○
司憲府持平鄭孝恒將本府議啓曰左叅贊金漑母王氏有三
嫁之失漑不宜居廟堂之職 傳曰漑官至一品亦豈賤秩乎
孝恒乃退大司憲梁誠之等上疏曰臣等將金漑有家累不宜
叅贊政府事意仰達 天聰未蒙俞允不勝缺望臣等竊惟三
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夫公孤之任
百責所萃萬民所望安危休戚所係至重非有宿德重望可以
敦化正俗者莫之敢當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詩曰赫赫師尹民
具瞻瞻公孤之任不其重矣乎古之善相者非但一身才智有
所為也蓋由修身正家之效有以成教於國能服其人心故耳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未之有也今漑得蒙 上德位至一
品所以待遇之者至矣然漑母三娶之失國人之所共知文案
之所明載其家不正不能服人心明矣雖在百執事之地尚或
有議况叅贊弘化之任而可以濫處之哉伏望亟收成命風教

幸甚 不允○金國光尹弼商啓曰募人輸粟其數太重故無
應募者 上曰然更令朝士及良人輸四石者陞資賤隸輸六
石者從良○都摠使浚馳啓曰軍糧回換人所納率皆雜穀然
黃豆小豆隨所納已散糴粟則軍行春米為難請令穀主春納
令承政院報曰今見鄉所啓其回換人所入之穀已納則已矣
自今悉收以米又 諭曰慶尚道漕轉以日漸風高故停之汝
知此意○八月甲午朔 御勤政殿受朝祭諸道徵兵畢至以
萬計 命將分帥陳於勤政殿及弘禮門内外庭 上步輦巡
觀還御勤政殿召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諸宗親及將相置酒
極懽 召部將等問曰軍中何以喧譁對曰禁失伍耳非敢譁
也乃 命右議政洪允成教以整齊行伍之法仍饋酒講部將
等孫子黃石公等書又講成均儒生及雜學人所業 命魚孝
瞻宋慶寬起 舞孝瞻乘醉備諸醜態人曰欽祝明復出矣賜
補馬一匹○官軍留北青都摠使浚與諸將議入攻之策鎮北
將軍康純節度使許琮平虜將軍朴仲善大將魚有沼等皆曰

鎮北平虜兩將為先鋒右廂大將為後援由高沙里鋪路節度使及中廂大將為先鋒都摠使為後援由居山驛路直趨利城攻之衛將辛柱曰賊久留北青且知大軍之來而倉廩尚完恐以糧餉餌我軍伺入據邀擊之不可輕動更留數日詗知賊情然後大舉入攻銃筒將閔菱曰賊先據高沙里鋪之險以為固莫若令鎮北將軍先擊高沙里鋪使賊退走利城然後都摠使由居山攻利城羣議未決○從征諸軍士前日北青之戰皆有功而南怡李淑琦獨先受褒賞競自誇功告康純曰請速第我輩之功報都摠使馳啓純具等第以報浚浚曰大事未集而生誇切馳啓甚不可也諸軍士爭之不已浚不得已馳啓軍官具謙柳晡曰吾等奔走主將麾下艱辛數月及居鎮北軍士之下乎朝廷親屬必譏責曰做甚事未立軍功耶寧不為耻願錄吾等之功浚曰北青戰士尚不可論功况無戰功者乎遂止○吏曹叅判慎承善密告有僧亂言即命宣傳官拿其僧囚義禁府僧之言曰道說識記云丙丁年間暴王即位盡滅佛法僧竊

料減吾道者正在北征回軍時也○乙未獻納曹幹將本院議
啓曰政府百職所萃體任匪輕非有家積行義身負重望者莫
可任之今金漑母王氏三嫁之失明在案籍其為家累莫此為
甚如是而偃然居弘化之位臣恐不副衆望而徒瘵厥官矣上
曰苟有才德何妨家累遂不聽幹乃退臺諫交章曰臣等將金
漑有家累不宜器贊政府事意仰干天聰未蒙俞允不勝缺望
臣等竊惟宰相之職重矣上佐一人下率百官調和陰陽撫安
黎庶必其智能足以尊主庇民德行足以敦化正俗然後可也
古之所以寧闕其位而不敢輕授者以此也易曰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
禮義有焉措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源是以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恭惟我國家重宰相崇節義而尤
留意於礪風俗之道凡士大夫之妻更適三夫者令憲府具名
錄案雖至後昆不得顯用非以誅枯骨於既往所以礪風教於
將來也今漑母有三嫁之累漑又無名望特蒙上恩驟至極

品公議私望已為過矣一朝加諸具贍之地授以弘化之任彼
內省有咎自反不縮作何言行以率下下亦何所瞻仰而矜式
乎儻以三夫更適有間於淫奔如其賢也不係世類則臣等以
為禮無三適之文其為失節則一也况又有太咎而無重望乎
伏望亟 收成命以慰朝廷之望不勝幸甚疏上 上不覽下
承政院○僧宗惠烝其義母事覺係水原府獄成議政府議以
為當依法科罪右叅贊金國光獨曰宜拿來覆訊然後定罪
上從國光議○諭兵曹判書李克培曰聖節使及謝恩使赴明
時抄精兵五百擇有武才守令五人為將各帥百人護送○私
奴上佐告承政院曰僧學禪與我云道說國師讖書曰聖王在
上崇佛教丙丁年間惡王即位盡毀佛法如今咸吉道赴征軍
士回軍入城時閉守四門不得入則盡殺三角山僧必矣此正
合讖書若有如此事變吾當還俗○丙申 上召高靈君申叔
舟綾城君具致寬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叅贊尹子雲
戶曹判書盧思慎刑曹判書徐居正及承旨等議事仍設酌世

子入侍 上命進酒謂曰為國之道不過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三者而已夫財貨者天下之大命苟濫用之則竭
矣叔舟進曰故其名謂之泉貨以其濫用則竭也 上復謂世
子曰易云何以聚民曰財蓋財聚則民聚財散則民散聚財之
道莫若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汝宜知之今
緇衣之徒為國蠹賊恃予撫護與民橫逆使百姓愁苦怨毒至
以僧國僧時詬謗者其誰之故耶子雖以亂言加罪謗者是予
過也予甘受其責汝不可不知也又曰撫御得則能保其國家
撫御失則及不如一步率之賤矣叔舟告世子曰今日 聖訓

真經論國家之道願服膺勿失 上指叔舟謂世子曰是汝之
師汝宜教之中庸九經教大臣為大汝宜體之 都摠使浚與
諸將更議入攻之路以豆於所之路因雨水漲令宣炯吳子慶
崔有臨各帥所管軍留一日待水落由高沙里鋪而入浚及康
純魚有沼由居山驛路而入又令諸軍堦墜上白紙畫黑月以
為標前此官軍堦墜上書官○丁酉以松木造彭排厚七寸置

百步令善射宗宰及武臣射試之新宗副尹孝伯及朴叔善能
穿五寸命兼宣傳官魚世謙諭綠楊留屯諸將令造營幕庇
風雨仍賜藥餌以療軍士之疾病者○承政院奉旨馳書
于全羅道觀察使安迢曰咸吉道從征茂長甲士朴承嘗裹瘡
還家其給復一年兼致酒肉○是日淮鳴鎮北將軍康純為先
鋒次節度使許琮大將魚有沼次都摠使浚行軍至居山驛洞
賊兵約五千餘已先據麻訖峴南至海邊北至太山亘十五餘里
至張嶺幟列彭排擲比純與平虜將軍朴仲善及金嶠等會議
令獅子衛射隊猛牌等各帥其兵列陣于賊所據山下以防賊
兵來突巡視居山平布陣處立標而還到居山平東川邊以待
有沼軍俄而有沼軍至又令諸衛樹寨設陣悉帥編裨緣山麓
而進與賊相對百步許若將登攻使崔適金用達池得蓮等馳
往賊陣大呼與語開諭禍福適等回報曰賊將金克孝等云龜
城君若來我輩當執李施愛致旗下浚曰賊謀難測然我且往
觀以知誠偽遂馳往使得連等呼語曰龜城君至矣汝速來謁

克孝等自恃先據險意謂必勝而易之。谷云：我則難往。龜城君可棄軍來，語頗不遜。或有詈辱者，賊麾旗欲戰。浚及純、仲善等由大路，琮等由大路南，中峯、禹貢等由大路中，峯有沼，由海邊東嶺，嶠等由北山下，並進。浚吹戰角，督戰諸軍齊應。蟻附仰攻，賊力拒放砲，轉石矢下如雨。官軍放砲亂射，與戰良久。晡時，貢兵突擊，追上山嶺，奪賊所據之峯。賊退，據次峯嶠。浚、琦等追擊之，斬獲頗多。施愛據中峯，帥銳兵二千餘騎，列彭排三重。浚帥諸將進擊之，施愛殊死力戰，牢不可破。至酉時，有沼自東峯轉闖進，至嶺上，臨賊左臂，突陣開一面。諸軍一時奮擊，鼓譟大呼，聲震天地，遂大破之。賊狼狽，施愛獨挺身攀馬而遁，棄兵仗竄走，自相躡。藉官軍乘勝追至汝注乙嶺，斬首二百餘級，生擒十三人。委棄弓矢鎧仗、旗幟鞍馬，不可勝數。日已昏，黑不窮，退而止戰。始交曹錫文、韓繼美帥餘兵築軍壘，以待諸軍。翼日，大軍向利城，至多寶洞路畔，及山麓，多結草幕，有棄兒問賊兵之被執者，則云：李明孝言南兵來將盡殺此道人民。汝

等徭祿

北人謂妻為徭祿

在我軍之後則得不死以故洪原北青人衙

祿皆到此結幕而住至大門站望之烟焰漲天乃賊焚利城倉

庫也浚使孫孝胤等滅火僅得穀二百餘斛○浚遣居山察訪

金榮老以書啓曰北青人金末孫咸興人李義生帥兵咸興哈

闡北石場峴把截令崔有臨領兵九百擊破約會北青以康純

朴仲善金嶠為一陣角有沼閔孝源金崇海為一陣臣等及韓

繼美宣炯吳子慶為一陣本月二十四日分道入北青山介鍾

介兩嶺設寨防守皆擊破之遂入北青府賊兵結陣川邊望見

官軍遁去倉庫積穀尚有五六萬石散料犒軍喜動三軍士氣

百陪皆欲擊賊遂向北道但北有以北人心頑惡至於婦人小

子皆附賊黨無一人應官軍者若有來附官軍者賊皆殺其族

親北青府官庫及京中來往要路已令副節度使閔孝源判官

李永蕢鎮守其餘要害處亦多因兵少未得分守仍以所得洪

原人崔雲濕啓書及李施愛李明孝之書並授榮老以啓雲濕
書曰臣等於六月初一日奉諭書始知施愛明孝等謀逆明

孝領洪原以北五邑之兵施愛領端川以北九邑之兵屯于利城六月二十四日夜於北青與官軍戰敗而退官軍亦退屯洪原本縣居民前此皆登山都摠使開諭還家者過半以備救荒之物士卒三十八人從官軍且施愛偽署明孝為本縣縣監取印信雲濕與書負姜習京郎奴金生等拒而不與施愛移文端川利城北青曰各其本邑所送軍器宜速造作還充箭則勿論竹木粧飭每十日一次錄日課以報又作軍令諭衆曰戰之日大小將及炊子勿論良賤進者重賞退者斬之若彼兵退走能擊殺者分功啓聞不次賞職稱下功臣並與所得之物明孝報施愛曰炊子金守良逃來云彼兵作三軍將以本月二十四日由揚花麻訖洞大路分入又銃筒軍閔權來告彼軍殺內需奴欣萬及其子又龜城君使咸興住內需司奴愁伊子誘其妻弟田生愁伊子到田生家俄有彼兵圍其家殺愁伊子田生則逃來又洪原民頭畜禾穀彼軍盡剽掠以殺害本宮奴見之將犯國家無疑矣朦朧啓請步兵勢將入取北青賊謀難測故軍中

及大小居民日夜憂懼各除炊子二人外盡殺本府軍士分據
楊花二處要害又自僧房洞站至山介鍾介楊花亦皆防塞我
軍步兵持彭排五丈標旗登嶺伏精兵于山下要害諸處以
待北青軍士但彼兵為伐木所崇軍中疾疫士馬多核故如此
則雖加請京軍或逃或死必致疏虞其速整兵進戰上聞榮老
之言大悅召申叔舟及綾城君具致寬右議政洪允成謂曰賊
勢已迫官軍乘勝此萬全之勢也○戊戌 御思政殿召諸將
講打圍法其法曰打圍之時見虎豹猪鹿等諸衛爭獲若黃交
龍旗建則還本所招搖旗立則將來立於交龍旗下則諸將皆
來又命諸將各率麾下三人分屯於庭或金進鼓退或鼓進金
退以習變律之法○大司憲梁誠之等上疏曰臣等將金漑不
宜參贊政府事意或言或疏累瀆 天聰教曰汝等退而深思
之臣等反覆思之三公三孤人主所以共天位治天職者也三綱
五常人主所以扶世教立人極者也公孤匪人則天職廢矣綱
常不立則人紀滅矣古之人知其然故當置相之際必才德

兼備家法素正人無間言不以鎮服人心者然後舉而用之故
言而人法之行而人則之終至國治而天下平此則相得其人
修身正家之效也苟牀笄不謹閨門無法則雖在百執事之任
尚且不可況公孤之職係民物之望者哉國家立經陳紀扶植
綱常凡士族婦女三夫更適者許令錄案藏諸憲府新降大典
亦載其法此 祖宗令典而 殿下所丕承者也此旌別淑慝
振起風教使人人非但為一身之計乃為子孫計非但為一時
之法乃為萬世法也臣等謹稽恣女案澆母王氏初嫁趙杞生
再嫁張哲然後又嫁金定卿澆乃定卿之子也澆門戶之醜國
人所鄙且別無才德特蒙 上恩位升一品於澆分過矣於人
望過矣豈料繼贊之 命又如如是之人哉今之人皆以為政
府調元贊化揔率百官之地必皆第一等人而後可居也若見
澆居此必曰母之穢行如彼子之才德如彼而尚得繼贊如此
節義不足崇庶恥不足礪則豈不輕政府也哉政府輕則朝廷
輕矣朝廷之輕非國之福也 殿下崇節義重宰相也而澆得

為之豈可容一旣而使節義風頹羣下解體乎前此恣女子孫
未有得臺省政曹政府者矣母在恣女之案而子在叅贊之位
此門一開後將難防 殿下求言如渴從諫如流獨此一事久
稽央斷臣等不勝缺望伏望 命收泚職置之他官以慰臣民
之望風教幸甚 上又不覽下承政院○傳旨掌隸院曰公私
賤隸輸軍器于咸吉道者從良但私賤則以外方公賤聽其主
自望充給○己亥夜都摠使浚馳啓李施愛先鋒既挫領議政
沈澹率百官上箋陳賀其箋曰逆黨嘯聚圖蟬輪而抗天威神
謀指揮覆臬巢而飛月捷事光汗簡喜溢幅員慨念姦克輒孤
亭毒妄恃狡兔之窟敢逞孽狐之妖覆載難容詎擢髮而數其
罪小大共憤願然臍而快於心一麾而前徒盡殲再鼓而後援
悉潰困獸自知送死望既絕於負隅涸魚寧久偷生勢不啻於
破竹滔天之沴氣迅掃率土之懽聲旁騰伏遇 主上殿下睿
照離明英猷夬決運籌九重者萬全豈其天同而神比折衝千
里於一舉無亦霆擊而雷驅耳已想乎凱旋目佇瞻乎京觀伏

念臣等猥將駑品叨綴駕聯坐而論起而行雖愧鷹揚肆伐之
佐手之舞足之蹈載賡虎拜萬年之歌○宴琉球國使臣及倭
人等於勤政殿 命世子進酒倭僧以次進酒倭僧獻金佛像
三軀○御札諭都摠使浚及諸將等曰卿等已乘破竹之勢予
何有言此皆卿等之力也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今而後益
知卿等忠誠貫日氣回山川雖烟未盡而燎已滅威未戢而恩
已敷豐功茂才焉復加此只慮風氣漸寒姑賜浚草綠段襦帖
裏白紬襦裏肚各一領及鹿皮靴玉條環曹錫文白紬襦裏肚
柳青襦帖裏各一領鹿皮靴一雙其餘諸將襦衣各一領宜悉
予意又送療軍諸藥○三水人朴仲生附賊黨為書授內需司
奴檢生由平安道來啓曰於六月初八日伏奉 諭書數李施
愛反逆之罪令臣等速捕獻馘然施愛非反逆節度使康孝文
與觀察使守令等陰結朋黨徵聚兵船欲盡殺本道人民因犯
京師脅制中外施愛奮厲忠義剪除姦黨九七次馳啓而姦黨
反以忠臣為謀逆壅蔽 天聰領諸道兵躡籍禾穀經年不解

伏惟上裁○大司憲梁誠之上書曰臣謹將管見仰瀆天聰伏
惟睿覽一兵貴乎精不貴乎多近日賤隸之應募者不試才力
並令從軍此則所謂不教民戰適以費糧餉而亂行陣也萬一
蹉跌悔不可追而况中國自唐堯至大明凡二十三代東國自
檀君至今纔七代此非徒華夷風俗淳濁之不同也以東方大
家世族布列中外雖有姦雄不得睥睨於其間也夫大家世族
之為大家世族以其有奴婢也以此而有內外上下之分也禮
義廉恥之養也氣力之成名望之著也前朝事元之初國幾不
守以其有權溥李齊賢等諸家相與維持卒安宗社近日咸吉
道列郡有世臣數十家如他道則吉州之賊安能盡殲境內朝
臣而無一人為之勤王者乎此無他無奴婢因無世臣故也且
賤隸久為人役常有未逞之心若一朝得志則多反噬其主且
平時易免為良而分不素定則臨危雖肯出死力救其主乎此
亦不可不慮者也乞今後公私賤口成才入格屬壯勇隊者外
勿數開從良之路使奴主之分百世不易如前朝金浚之執國

命者無有也如前朝奴軍之圖本主者無有也于以畜養世家
于以捍衛王室軍國幸甚一兵事無難不過平時預為之制使
國民無一人不係戶籍於是更令作保不并計土田之數專以
三人為一保使之富實以三保為一騎兵二保為一步兵一保
為雜色以定軍籍或試二百步或試一百五十步或試百步以
有才者為戶首無才者為助丁得控弦三十萬精兵三萬如是
則軍衛不必多設也將帥不必多號也但如甲士別侍衛彭壯
隊率船軍正兵易以義號分為幾番每一番定幾人每番上留
幾月整點軍裝考閱馬匹益嚴代立之禁以為萬世不刊之典
如某道某州某兵番上幾人下番幾人書之于冊一歲其邑一
歲監司營一歲兵曹一獻 御所若有徵聚之事遣一介之士
以一紙之書持虎符而發之刻期調集初日命兵曹點考次日
以將帥教習又次日啓行如是則可以橫行於天下矣何事乎
召募賤隸何難乎殄茲小醜乎一臣聞今以木綿一萬匹綿紬
五千匹送琉球國臣竊以為未可琉球國本小國也遠國也隔

海萬里風馬牛不相及雖有緩急不能相救其不可一也彼雖感戴不能報我恩私彼雖怨怒不能窺我邊鄙不可二也我雖絕交無害也我欲報聘無由也亦無益也不可三也後日雖無禮於我不能越海而責之不可四也今其禮物別無軍國所需不可五也今方兵興調兵運糧南道多事馱載數百馬跋涉千里之地不可六也琉球本行販之國也今利其重賜後年必復來如是則難以應無窮之望不可七也日本隣國也大國也若引以為請難以為驛或不如意必有忿心不可八也今後雖合數百匹不以為德不可九也中國聞之亦以為言不可十也毛隣建州之人須急招誘若以萬匹賜給則可得野人掎角之力昔宋太祖以二十匹綃易一胡首即此意也其不可十一也咸吉道不從賊八郡支待軍旅疲弊可矜須減今年田租或加賑恤其不可十二也今軍士冬衣須優備給其不可十三也軍士糧草亦須經營給之其不可十四也軍士馬匹或當備給其不可十五也戰亡人家既先賻恤其不可十六也今當平定北方

有功之將投化之人所當優賞經亂之民實塞之人所當安集
當此之時用度不貲其不可十七也今彼使本九州之人真假
亦未可知其不可十八也今司贍濟用兩司所儲綿布則二十
餘萬匹綿紬只二千餘匹其不可十九也自古未嘗以千萬匹
贈琉球其不可二十也乞以十分之一綿布一千匹綿紬五百
匹送付其使若彼使已聞以廷臣未可而止何如一自古亂臣
之竊據者必叛付中國以為聲援前朝趙位寵附於金而金世
宗不受崔坦等附於元而元世祖受之至於趙暉卓青以東北
面附於元元置雙城揔管府今吉州賊若假息數月間則必
潛通中國以令其衆若如此則勢已成而且甚有難處之事是
雖不可具由奏聞亦不可不先事圖之今賀 聖節擇遣入朝
宦官之族多賫土物以布腹心又遼東及禮部官處量贈國贖
以通信義予以遏賊謀予以孤賊勢不勝幸甚○庚子 御序
賢亭召武士試射新造彭排命蛇山君灝高靈君申叔舟綾城
君具致寬等往慕華館試放新造銃筒仍賜宴于忠勳府○平

安道觀察使吳伯昌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本道之民因赴征
咸吉道其家人餘丁賫衣糧絡繹於道加以入朝進鷹聖節等
使護送騎載人馬俱困驛路騷擾請今年勿遣朝官踏驗只令
本道都事及察訪等分道審察從之○承政院奉 旨馳書
于忠清道觀察使曰道內清安住甲士鄭以溫從征咸吉道傍
劔生還其給復一年兼致酒肉○辛丑 召高靈君申叔舟綾
城君具致寬右議政洪允成右叅贊金國光都承旨尹弼商等
議事河東君鄭麟趾蓬原君鄭昌孫左議政崔恒都摠管洪達
孫及承旨等入侍 御序賢亭召射宗及武士試射新造彭排
○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都摠使浚曰承膺大君瑛家奴張智
吳吉甫等往吉州還至端川見李施愛來云施愛常時令軍中大
半為胡人形又於接戰時嘗作胡語叫號以賫卿宜悉此意遍
諭將卒○是日官軍踰磨雲嶺陣于永濟院下李施愛據端川
阻大水列彭排拒之浚召諸將議進攻之策魚有沼許琮禹重
金嶠等以為今抄精兵到古邑前灘先截賊前路以餘兵直向

端川賊必注意南路古邑之兵自北夾擊則腹背受敵賊魁可
獲也鎮北將軍康純以為賊結陣邀我應會五鎮之兵鋒銳不
可當也副使曹錫文儒生都摠使雖賢不閑軍旅吾亦庸劣不
能善處恐誤大事姑留屯于此啓不可進擊之勢請他宿將諸
將曰自居山大勝之後賊鋒已摧未見難事若請他將則緩不
及事且與賊相持遷延不討則賊黨益衆決勝無期况天氣日
寒士卒短褐難與久留鎮北之議不可俄而射隊將鄭崇魯往
探賊勢來報曰賊已焚其軍壘兵仗而遁軍中間之莫不踊躍
謂賊不足平也又端川甲士申貴玉等自賊中來云吾等初不
知國家本意為李施愛所誘費今聞官軍到境始知逆順而來
附施愛自居山戰敗之後到端川留一日欲拒官軍結陣川邊
然北青洪原軍士過半逃散其不逃者謀擒施愛施愛知之托
以巡陣逃走吉州於是官軍入屯端川四無人聲但見川邊積
彭排而焚之餘燼猶存又於城底得銃筒及長箭二狀筒箭一
筍筒箭則盡拔其鏃矣獄中有被殺者四人皆反接鎖頭顛

破碎又椽杙一人頂上並血痕滿面不可識洗而視之乃車云
革鄭休明曹糾朴成章椽杙者云革也即今郡守庶尚恒備棺
藁葬又使從事官作文祭之○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咸吉道
觀察使魚世恭曰今使自募人輸運軍資米于咸興以北諸邑
卿其收納給帖又諭此意于浚○禮曹啓曰今對馬州太守宗
成職所遣宗彥四郎等前者賫論三浦作慝倭人事書往諭島
主治罪其功可賞請加賜米豆并三十石 從之○壬寅御
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召諸將問九韜重樂人領樂馱乎僉曰一
人可領五馱 上以為然○都摠使浚捕賊黨崔得京崔自洋
得京為施愛腹心及戰敗逃往北青萬戶全永壽遇而擒之自
祥率軍士七人來投永壽永壽執致二人于浚浚鞫之姑留自
祥于陣付得京于康純陣○癸卯 命承政院張榜曰今從征
將士父母妻子在京者如有疾病其速來啓又令馳書于諸道
觀察使曰從征將率父母妻子之得病者速給醫藥救療一以
馳啓又馳書于忠清道觀察使宋文琳曰禮曹正郎仇自平母

在牙山縣病死劾其邑守不謹救療之罪以啓又馳書于文
川屯兵將仇自平曰爾母身死以朴煌代之爾其上來○命
都承旨尹弼商出宿于家○甲辰 御思政殿召蓬原君鄭昌
孫綾城君具致寬左議政崔恒及諸將承旨等設酌朴煌辭
命進前謂曰汝今為將凡軍中機務一聽都摠使浚節度令汝
赴戰則戰留屯則屯汝勿擅行且汝為將若有驕矜之志士卒惡
之亦有陵慢之心此非美事古語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汝當謹慎謙卑士卒未食汝亦不食士卒未寢汝亦不寢與士
卒同甘苦此為將之道汝宜知之因命進酒曰汝審知吾言乎
命致寬曰煌若不知卿可更說命金漑進酒曰憲府屢彈卿事
卿心豈其安乎然予不聽今滌卿垢命致寬進酒曰今申叔舟
韓明澮俱不來誰與議事顧謂昌孫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聞也賜致寬鷹一連命世子進酒指漢城府尹李
石亨曰是汝之師也因問大學明明德之意石亨所對不稱旨
上戲曰石亨腐儒也其學既劣帶弓矢又不宜矣問兼司僕

等曰石亨學與弓矢孰劣對曰學固劣弓矢尤劣矣 上笑○
乙巳右叅贊金國光及承旨等會思政殿月廊議幸慕華館諸
事 上作陣圖出示國光等及諸將仍令諸將議各護輜重方
略以啓○是日官軍踰磨天嶺陣于嶺東驛前平賊將吉州人
李珠來告與鍾城甲士李雲露等誘執李施愛施合等將至官
軍移陣于臨瀛驛前平日晡時鍾城甲士黃生等縛施愛施合
而至都摠使浚會諸將問施愛情施愛曰我無情杖之曰康孝
文謀反我欲先殺以報上恩問果如是則何不先啓曰啓達則
緩不及圖也問既殺之何不身來啓達曰恐中路受害問汝謂
孝文謀反而盡殺諸鎮守令何也曰赫我所知問汝移文諸鎮
留鄉所令殺之而云不知何也施愛不答問何自稱節度使曰
欲聚人心爾問施合何以稱虞侯曰此則吾不知也問殺車云
革何也曰赫我殺之也問申叔舟韓明澮何以言謀反乎曰盡
殺朝廷頭頭宰相則事易成矣問汝之反謀始於何日曰我初
無反心殺孝文始生逆謀更杖之曰我在母喪始有逆謀今已

三年矣本道士馬精強故欲署置守宰任意自適爾又杖之曰

欲據此道畜兵數年直犯京師遂乃施愛施合支解之傳示五

鎮浚與諸將向闕拜賀使從事官李恕長率李珠許惟禮黃

生報捷惟禮初為訓戎節制使廉睦軍官與睦屬許琮琮謂作

社吉州路遇李明孝明孝欲殺之惟禮曰聞父為吉州權任故

逃赴明孝押送施愛施愛以為問騰縛問之惟禮曰欲見父逃

來若殺我後無來者施愛放遣遂見其父告以逆順崇道與惟

禮即逃惟禮密見李珠語以朝廷之意與珠潛往施愛陣與賊

右衛將李雲露等謀之雲露亦自度勢窮論所領使安仁厚具

致洪張末孫獻其首施愛檢校門下府事李原景之孫原景本

帖不兒為元東寧府同知及太祖之判永興大都護府事仁和

擊東寧原景迎降遂與俱來厚遇之之子世居吉州其族親盤據諸邑為一道土豪多聚良民廣占

土田畜財鉅萬及國家行號牌之法施愛惡其刷括遂生逆謀

令其族親等誑誘諸邑軍民以為國家遣南方兵船由海路陸

軍由雪寒嶺鐵嶺一時俱入盡殺本道軍民又誘古邑同告兵

船泊厚羅土島以驗之適孝文巡到吉州按古邑同事甚急施

愛即証以謀反殺之馳書諸邑留鄉所盡殺官吏之自京來者

於是諸邑響應爭先殺之如行商僧徒非本道之人亦皆殺之
定平以此無得脫者自居山戰敗之後施愛走吉州焚利城吉
州倉穀散其家穀于隣里以其衣服鞍馬付李明孝送鏡城以
所殺節度使守令等衣服鞍馬付趙孝昌及其女婿朴孝孫等
往誘野人請為應援欲至龍城更合五鎮兵大排官軍施愛收
敗兵至鏡城件加退為雲露等所執○傳旨禮曹起復前安州
牧使朴居謙○傳于忠勳府議政府曰今月十三日幸慕華館
申叔舟具致寬洪允成皆以蒸宣傳官扈駕○丙午 幸慕華
館前山頂分軍為十八衛屬於左右二廂以沈安義為左廂大
將許亨孫為中衛將領軍六百三十四壽城都正昌左衛將領
軍六百六十九提川副尹蓋右衛將領軍六百四十五金山都
正衍前衛將領軍六百八十三柳均後衛將領軍六百三十八
尹士昕為右廂大將權擊為中衛將領軍六百八十湖山都正
鉉左衛將領軍六百四十三安貧世右衛將領軍六百四十四
金乙孫前衛將領軍六百二十七金堅壽後衛將領軍六百四

十六富閏副守孝叔獅子衛將領軍三百七十李鐵堅射隊將
領軍七百二十八雲水副守孝誠控弦衛將領軍三百五十五
李居仁壯勇隊將領軍一百十二李義亨鸞強隊將領軍三百
四十九新宗尹孝伯兼司僕將領軍一百十二林自蕃內禁衛
將領軍三百六十力鵠城副守金孫統筒將領軍八百九十九
朴居謙膂力衛將領軍一千五百九十九凡一萬一千三百九十
六人 上柱杖散步閱軍容因召諸將令各帥所領軍士來擇
壯實者以充諸衛時永順君溥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
右議政洪允成戶曹判書盧思慎右叅贊金國光都承旨尹弼
商獻納曹幹以兼宣傳官侍 命幹召堅壽領所領兵來幹聽
命未訖國光從旁呼之幹遽爾顧見 上怒曰今日之事予獨
節制汝不審聽予命顧欲聽大臣之言乎命弼商曳出鎖項下
義禁府令饋軍士酒肉 還駕至敦義門崔有池自咸吉道賚
都摠使浚捷書來因啓戰勝事狀 上大悅○承政院奉 旨
馳書于諸道觀察使節度使曰今使臣以復進海青事來其供

頓諸物勿煩民間考例預具待更諭上送母或遲滯○是日浚
放還平安道軍士又移文五鎮及南道諸邑使搜捕李施愛弟
施郁施伯施玉女婿朴孝孫妹夫李明孝姪李宗讓明孝兄明
仁李施會子植亨叔李坤坤子鐵同等大軍屯于吉州山城前
平山城倉庫皆為施愛所焚令孫孝胤收拾燼餘穀時賊魁已
殲人心稍定故陣不設寨○丁未 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
具致寬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戶曹判書盧思慎都承旨
尹弼商等議事以思慎為咸吉道諸將宣慰使作書二通授思
慎諭都摠使浚其一曰今討逆賊兵鋒始交賊徒已潰予甚嘉
悅特遣戶曹判書盧思慎宣慰諸將其各體予深意其一曰諭
書外盧思慎親稟事目汝其聽受又諭浚曰今將三銃筒箭五
千箇檄木五千箇并藥線火藥付朴義生授汝汝其受之○遣
注書慶俊于大平館賜玩球國使臣上副官人各草綠紬襦帖
裏一白絁布襦帖裏一鴉青紬袂長衫一白紬袂長衫一白紬
袂帖裏一鴉青羅僧冠一黑斜皮雲鞋一兩鞍子一面花草屏

風一坐白苧布黑麻布鼎絀各十匹寢席十張念珠一貫人參
十觔匣具紫石硯一面硯滴一事白摺扇三十柄毛鞭二事石
燈盞一事油紙席四張虎豹皮各二張黃毛筆三十枝油烟墨
五笏三并刀子一部鏡鉢一事磬子一事成道記法華經翻譯
名義起信論永嘉集大悲心經圓覺經四教儀楞嚴義海道德
經法數涵虛堂圓覺經金剛經治父宗鏡楞嚴會解高峯和尚
禪要真實珠集楞嚴經碧巖錄水陸文維摩詰經金剛經五家
解楞伽經疏阿彌陀經疏維摩經宗要法鏡論觀無量壽經義
記趙學士所書石本真草千字文心經證道歌唐世帖八景詩
帖浣花流水帖東西銘赤壁賦蘭亭記王右軍蘭亭記船主押
物三人各鴨頭綠綿布袂直身一領柳青絀襦帖裏一領鹿皮
靴一白苧布黑麻布鼎絀各三匹寢席油紙席各三張鞍子一
面侍奉僧一人鴨頭綠綿布襦帖裏一領白苧布二匹寢席油
紙席各二張伴從十三人各柳青襦帖裏一領苧布一匹○以
右贊成尹子雲為明使遠接使大司諫金之慶都司宣慰使○

命釋曹幹○御札諭都總使浚曰汝吾之寵子初因怒甚遽委
元戎今汝既成大功幅負萬里歡聲盈溢汝之功烈古今所罕
李施愛則不足介意料已就戮於麾下或單身逃竄不復再勞
汝勇然其黨必深懼國家不赦前罪不捨逆不就順猶恐誑衆
煽亂者有矣汝須鎮定北方分辨淑慝施愛逆黨族親法當緣
坐者盡殺之其贖從者及法不緣坐者皆赦之使軍民明知善
惡之禍福安心安業晏然如舊然後汝方可凱旋獻功宗社與
予歡飲汝亦不可獨鎮北方可留諸將當汝意者分屯某某處
分屬某某州郡予亦遣交代兵待汝畢定淑慝分屯節目錄後
示之汝可斟酌布置施行且微弱軍士差人先押送其節目曰許
琮領五百兵留屯咸興屬德源文川高原水興定平安邊等邑
金嶠領五百兵留屯北青屬洪原利城甲山三水端川等邑魚
不沼領一千兵留屯鏡城屬吉州富寧會寧等邑南怡領一千
兵留屯鍾城屬穩城慶源慶興等邑○戊申遠接使尹子雲辭
○右議政洪允成右贊成金國光等承 命綠楊陣餉軍仍

抄壯實者一千六十餘人○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兵曹判書李克培曰道內寧邊囚李枚乃逆賊族親而曾不稟旨擅便保放甚為不可宜保管勿令亡去待病差還囚○咸吉道宣慰使盧思慎辭上親授方略以諭書授都摠使浚曰建州衛野人作賊義州釁隙已成今秋冬防禦實緊欲用康純備西北面事定即日可諭康純精擇京軍官一百平安道兵二千又擇裨將若干悉赴平安道待命又皆遙制之言不可盡從○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全羅道觀察使安迢曰咸吉道從征甲士金由義裏瘡還家給復一年兼致酒肉○己酉遣宣傳官慶維于綠搨陳領昨日右議政洪允成等所抄軍以來維領至屯光化門外命於明日俱會訓鍊院○庚戌召高靈君申叔舟左議政崔恒行護軍宋處實知事洪應等會思政殿月廊註行軍須知○贈琉球國王紅細苧布十一匹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四十四匹白細綿紬三十四匹人參一百五十觔虎豹皮各十張滿花席彩花席滿花方席各十五張坐子二事鞍子二面厚紙十卷油紙席十五張屏風一坐石燈盞

四事短珠一頁族子二對錫硯滴十事白指扇子百把毛鞭十事
冊紙一百卷黃毛筆二百枝匣具紫石硯十面油烟墨一百笏
子六百觔燒酒三十瓶蠟燭一百柄三并刀子四部清蜜三十
斗法鏡誥法華經二部四教儀成道記大悲心經永嘉集圓覺
經翻譯名義金剛經五家解楞嚴義海法數維摩詰經水陸文
碧巖錄楞伽經真實珠集高峯和尚禪要楞嚴會解金剛經冶
父宗鏡道德經涵虛堂圓覺經楞伽經阿彌陀經疏維摩經宗
要觀無量壽經義記趙學士以書石本真草千字證道歌高世
帖八景詩帖浣花流水帖東西銘赤壁賦心經蘭亭記王右軍
蘭亭記○進鷹使成允文賈遼東都司征勦夷寇及解送人口
咨文二通回自大明復命其征勦咨文曰成化三年八月初五
日承奉欽差提督軍務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劄付為征勦夷寇
事及奉欽差總兵官靖虜將軍武靖伯趙劄付為前事近節
該欽奉勅得爾等奏為置虜酋童山等事情已勅廷臣冒議勅
至爾等若別方略亦聽從長計議以靖邊方一面整朔軍馬以圖

大舉今後彼處一應邊情軍務悉聽爾等便宜而行欽此欽遵
會同欽差提督軍務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議得建州三衛世蒙
國恩授與官職以榮其身撥與土地以安其居邇者悖逆天道
累犯遼東邊境致厯聖慮特命當爵等統調大勢官軍將以搗
其巢穴絕其種類以謝天神之怒以雪生靈之忿但緣建州後
路與朝鮮國地方相連慮有殘賊敗走遁入彼國邊方逃命投
生為照朝鮮國乃禮義之邦自祖敬順朝廷好善惡惡彼此同
心縱有前賊奔入邊境必能拒而擒捕已經議奏請勅朝鮮臣
王隨機設備截其後路朝夕允降誠恐路途寫遠又恐賊寇阻
絕一時未達本國矧今當爵等統率重兵定擬九月初旬諸道
并進剋期勦滅及照朝鮮國原差進貢使臣回還亦被建州賊
寇阻絕道路久滯遼東三箇月餘致勞彼國人馬遠接方得前
去况朝鮮與建州素有世讎復讎之義誠不可緩亦當乘此大
舉共圖勦滅宜令都司備行本國就與使臣齎回先行啓王知
會先為豫防倘遇建州窮寇奔遁到彼就便截殺所獲虜賊並

人解送遼東都司監侯或以近就近徑送軍前定奪有功人負
備將擒斬功次職役姓名明白開報以憑奏請獎諭重加旌
賞若係我邊被搶男婦來降者審悉明白起送前來受降人負
一體重加旌賞毋以勅書未到為嫌如此則兵威愈振夷寇易
滅邊鄙可以安靖彼此可以有益除具題外為此合行劄仰本
司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會議內事理施行奉此合行備咨就付
本國使臣賚去煩請依文施行其解送咨文曰成化三年八月
初二日承奉欽差提督軍務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劄付為走回
人口事據遼東都司呈將走回男婦審得一名金小厮即年斤
重年二十四歲係朝鮮國義州城人天順四年十月內是斤重
前去鴨綠江島中收割田禾被建州衛先不知名建賊後知是
產劫奪人馬到彼將斤重等搶擄去訖斤重一向在產劫家使
喚成化三年三月矢記的日有產劫等又來遼東地方搶去沙
兒寨屯住東寧衛左所千戶金鼎弟金倫妻金氏即林氏并伊
本所餘丁金長命女金氏到家一同住過本年七月內有彼處

達賊聽知遼陽人馬於九月十月間要來征伐各賊商議著家
小搬運食米俱入深山藏躲去訖精壯人馬俱來各寨等候斤
重恐怕連累受害又因本國地方寫遠與同槍去婦女金氏等
商議窺伺產捌等不在偷拐本賊栗色騾馬一匹弓一張箭十
枝一同寅夜逃走前來到於地名塔刺邦口入境被按伏官軍
捉送按伏都指揮孫能處審供之時是斤重隱下係朝鮮國人
氏供係東寧衛左所千戶金鼎下家人金小廝名字林氏金氏
供同備由連人同帶來弓箭馬匹呈送到院察照斤重等既
係被賊搶擄今已走回俱合給親隨住緣斤重係朝鮮國人
氏今本國義州見差團鍊使俞山寶等迎接赴京回還陪臣見
在合行遼東都司即將斤重給與衣糧行令俞山寶等順帶
回還召人認領金氏等收發該衛給親完聚帶來弓箭給與
半斤重領用馬匹審得半斤重執稱中途因病倒死別無定奪為
劄仰本司著該當該官吏依文施行仍行朝鮮國王及鎮守巡
撫遼東等官知會毋得違錯不便奉此案照先准新通遠堡按

伏都指揮同知孫能咨送各人到來為無的實來歷緣由已經
連入劄發斷事司與同通事百戶高亮會審明白洪詞連人呈
送到司差舍人張遠管送走回人口馬匹等件前去告稟及將
審過供詞開呈欽差鎮守遼東總兵等官宣城伯衛等處去後
今奉前因擬合通行除將送到走回人半斤重給與衣糧付陪
臣成允文收領順帶回還外合行咨請照驗審發施行○辛亥
夜二鼓都摠使浚從事官李恕長帶吉州人李珠許惟禮黃生
等來獻捷書 上大喜即召都承旨尹弼商語之四鼓又具致
洪安仁厚張末孫函李施愛施合之首以來命臬市三日傾都
士女喜躍波奔爭以杖石擊其首以至孩童或塗穢罵之 上
賜珠惟禮生等爵二品珠生等皆施愛腹心羽翼及施愛勢窮
乃執施愛以要功○壬子御思政殿受常參召宗親宰樞設酌
賜李珠許惟禮黃生等金帶及衣服令進酒大加褒獎○琉球
國使臣辭○領議政沈澮率百官上箋陳賀其箋曰天威雷動
掃攬搶廓妖氛於一舉駟騎星馳去捷報沸歡聲於四方事貴

鑄珉慶關宗祚恭惟 主上殿下聖德冠古英氣蓋天間五百
而挺生啓千一之亨運握瑤圖而整宇宙邇肅遠安挽銀河而
洗甲兵民熙物皞豈意煦嫗之下遽有孽牙其間妄謂羊腸狗
門之足憑敢與蜂屯蟻結而嘯聚扇浮言而鼓衆惑狙詐騁奸
械使華而刃朝差虎噬肆暴非唯署占官爵乃至蔑棄諭書連
數邑而鳴張置列陳以豨縱悍梟稔攫母之謀惡未可喻獠狗
逞吠主之毒罪莫容誅爰興一旅之師暨獲萬全之策命宗英
而杖鉞董諸將而指揮士一乃心人百其勇秘於天邃於地出
竒無常疾如風徐如林運籌莫測尚昧悔惧更積貫盈豈當雷
霆之辰冀延晷刻之命豺墜井而囓吻魚游鼎而奮鬣天誅不
可久留月捷寧猶少緩摧鋒劔銳有若煽洪爐而燎鴻毛乘勝
擣虛奚啻倒太山而壓烏卵鯨鯢自甘於伏鎖猱猱競奔於倒
戈只穢渠魁而釋詿誤弓已橐而奏凱枕悉奠於編閭茲蓋伏
遇 主上殿下神斷九霄明燭萬里用多筭而制無筭何難唯
類之盡層以至仁而討不仁猶戒脅從之或殪咸伏神武而不

殺尤洽大德之好生元濟之首既匪豈特紓三軍之宿憤王莽
之肌爭鬻抑亦快百神之陰誅雖匹婦而飲飲矧羣僚之拚躍
伏念臣等猥持駑劣首詣駕行縱慙周鷹之揚亦感越蛙之軼
歌七德舞七德庶敷四征不庭之濯靈嵩三呼華三呼倍伸萬
壽無疆之善頌○傳于戶曹曰平安道赴防軍士三千人各給
十五日糧并造衣綿布正布各一匹綿子二兩綿花八兩○癸
丑御康寧殿召右叅贊金國光都承旨尹弼商等議論賞赴征
將士條件將士及良人有功者一等超三資二等超二資三等
超一資四等加資鄉吏驛吏免役賤人從良有功則一等從八
品二等正九品三等從九品影職將士并給復三年免宿債其
退者不聽令者勿論功以與議討賊籌策有功國光超崇祿為
議政府右贊成仍兼兵曹判書弼商超資憲為右叅贊兼都摠
管各陞子弟二人資因出金釵帶一腰賜弼商仍治都承旨事
弼商為人穎悟識事又善言語凡上有問對輒稱旨為上
所重每事必委任焉自施愛之及軍務獨承稟出納無錯誤常

在禁密他人所不知必與聞 上嘗呼為子四宰至是命除之
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右議政洪允成各陞子弟二人
資永順君溥蛇山君灝各代加一人資○以尹子雲為茂松君
成奉祖兼戶曹判書李封工曹叅判權孟禧承政院都承旨韓
致亨左承旨李克增右承旨權城左副承旨魚世謙右副承旨
尹繼謙同副承旨○移御昌德宮○別宣慰使左副承旨權城
拜辭○傳旨刑曹曰逆賊已平除死罪強竊盜濫刑官吏外並
赦之○諭都摠使浚曰爾能知虛實節度諸將雷霆所加賊已
就梟雖古名將無以加此諸將亦能同心協力以成大功茲特
賜爾綵段三表裏貂皮耳掩一毛衣一領曹錫文綵段二表裏
貂皮耳掩一綿紬襦帖裏一康純朴仲善韓繼義許琮魚有沼
金嶠徐各綵段二表裏爾宜領受合行事宜條列于後一所得
賊物宜分給將士一將士功勞等第速啓一逐程時前送銃筒
火砲一應軍器賫還并賫本道銃筒火砲以來一除其道今年
租賦朔望進膳及一應貢物○諭咸吉道父老軍民人等曰本

道乃我 祖宗興王之地凡所以字撫存恤倍於他方不意逆賊施愛陰謀構亂多方誑誘羣徒劫脅爾民人初眩於逆順及賊勢盛不能自脫予豈不知爾民情本自無他也子慮大兵所至誅殺必多命緩帥期縱橫曉諭今與之戰亦出於不得已耳今軍民乃審順逆能梟逆賊益知爾等脅從實非本心也今逆徒盪平念大兵所過致弊多端特命除今年租賦朔望進膳及一應貢物爾父老軍民體予至懷各安生業○諭會寧鍾城穩城慶源慶興等邑住諸種野人曰李施愛以私讎報復殺害諸邑諸鎮守令節度使自知罪重因而嘯聚兵馬叛據窟穴命四道兵馬都摠使龜城君浚討之天威一加逆賊伏誅梟首于京傳屍四方爾等其各知悉此意但路梗未及曉諭爾等此事不干於爾母或騷擾各安其居可於今冬歲時頭頭人上來見予○甲寅命雲水副守孝誠訓練院都正韓致義前司直李居仁各領兵一千分運往平安道人給十五日糧及造衣絲布○承政院奉旨馳書于都摠使浚曰永興住前千戶朴成玉聚徒黨

十餘把截山城杜塞平安軍士糧道恐嚇劫脅使不通汝其知之又書曰為國亡身者車云車鄭休明曹糾及守令萬戶教授訓導與諸不附賊而見殺者具錄以啓○上步輦巡觀侍衛軍士命為首者進酒曰初欲親征徵汝等今逆賊既平當速放還然汝輩有欲仍留侍衛者特試一才屬軍士如何軍士同聲應曰固所願也○乙卯召高靈君申叔舟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叅替尹弼商議募人交代屯兵之策遂以御札付都摠府張榜曰咸吉道事已平定而賊黨猶未就捕民心猶未安靜須以兵力鎮定寧靜而後罷兵第以北征軍士不賫襦衣且離家既久其情可愍今欲遣交代兵借旬月之勞而重於再勞軍士汝軍士中如有體國家之意出忠義之力者宜即自募呈都摠府衣糧則官給其論賞同北征將士○是日官軍自吉州還至端川數崔自祥黨施愛殺邑守之罪支解之夕到谷口站軍官洪允清執忠義衛李陽祚以來又支解之陽祚北青人因傳香到本道從李明孝來戰居山者也○御札諭平安道赴防軍

士等曰初徵聚汝等者欲以親率北征也及今賊已平定當還汝等近日聞中國欲征建州徵兵於我予已布置整齊平安軍士及咸吉道北征諸將及京軍士足以應變汝等但守平安道沿邊虛處耳無所用於征代也汝等若有募者募之不肯者不強遣一從情願汝等知之其論賞罰一如咸吉從征軍士○丙辰御集祥殿召上黨君韓明澮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領議政池澮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參贊尹弼商都承旨權孟禧等議事仍侍食命諸宰出就書筵廳議應接遼東軍節次御隆福殿更召明澮等及承旨議事○訓鍊都正韓致義領兵一千辭○諭都摠使浚曰今遣李恕長曹幹議三條如左一留屯軍士用幾人足乎一來春風和則當漕運使周足而今則下道漕船敗沈米千餘石又不能陸輸汝量計米數軍數可支來春漕運之間與否一明後日中發遣交代軍三千汝擇從征軍士之可留屯者及交代軍之精實者為留屯軍從征軍士之可留屯者陞品於軍功等第并曉諭之右三

條外有所啓則詳悉條陳急速回報并諭北征將士論功事目
汝宜知悉○是日浚及諸將到北青居山驛宣慰使戶曹判書
慮思慎與觀察使魚世恭賚宣醞宴慰○丁巳 御集詳殿召
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及詳定所堂上
承旨等議咸吉道留屯兵事○行護軍南怡自咸吉道來 上
召見于集祥殿怡啓曰北方已定而都摠使浚猶不解兵人心
皆恐懼故只留率四千兵即罷遣平安黃海諸道之兵諸將亦
留五六人故臣來又啓曰北方日寒士卒無衣可慮 上以罷
兵太速留軍單弱欲速遣交代兵怡啓曰京軍交代其弊不貲
臣意以為咸興以南四處留屯三千兵皆備冬衣休息已久以
此代之何如 上曰可也然初約止此而又勒令入屯則是罔
民也即 御札諭浚曰聞南怡言得知汝行止皆善古人云守
成難今乃益察之時施愛既死而餘黨猶在民心猶迷不可頌
然罷兵汝之留率四千兵甚善策也而無衣耐寒不可久留前
遣咸興以南軍士皆備襦衣以往可以代汝所率軍士其無衣

軍士不得已留者外罷還可也前日子欲以三千兵分屯今更思之若更遣大兵則民心益恐故不果汝以咸興以南之兵分屯足矣其賊黨之去捕者自有捕之者矣汝則觀勢隨宜凱還大抵近日諭書屢降宗旨相乖汝筭其多者任意施行又諭咸興以南四處留屯諸道軍士曰初遣赴征軍士已經累月且無衣褐理宜速罷然賊魁雖擒餘黨尚在故至今留屯時方天氣漸寒予甚憐問茲汝等代之不憚遠勞為國效力論功等筭陞等施行不使汝等虛勞其各知悉○李居仁領兵一千發向平安道官給衣糧如韓致義軍居仁以父喪在外至是起復而遣之○是日官軍至北青南平府使閔孝源判官李永黃縛李孝純以來浚鞫之令支解孝純初為許琮軍官及附於賊力戰居山者也至平浦驛洪原人等捕賊黨戶長李乙奉等三人支解乙奉餘皆斬○傳于戶曹曰今徵來諸道軍士考兵曹軍目人各給二十日糧○傳于禮曹賜對馬州太守宗成職三表裏馬一匹鞍子一面代官宗盛直二表裏○兵曹據江原黃海道

體察使韓繼美啓本啓魯革江陵安仁浦海門通闊且水深可為泊船之處况江陵府在海邊中央人居稠密請以魯革連谷襄陽兩浦船軍又江艘復設萬戶戍禦從之○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八道觀察使曰道內諸邑獄囚蒙赦者慮不詳審而並死罪釋之務要分辨若事涉死罪情可疑者啓稟乃放○戊午御宣政殿召見諸將仍設酌○都摠使浚遣馬賢孫以李明孝趙孝昌之首來獻上引見于集祥殿召其父興貴命

賢孫帶金帶曰罪則父子緣坐賞豈獨異乎命興貴帶釵金

帶賢孫啓曰初李施愛數使人賄誘諸種野人請兵野人等曰我等蒙國厚恩何敢聽汝言耶汝則在軍我等掠汝妻子與官軍夾擊則可以報殿下之恩矣施愛賄賂百端終不聽明孝

李施愛之妹夫施愛反明孝據洪原多所殺戮及敗拔去鬚眉與其母逃匿于鏡城之雲帖委石窟賢孫跡之至梨津捕之母曰阿兒做如此事以至此耶明孝佯言曰上典何謂我為兒也賢孫道遇孝昌又捕之并拿致官軍浚等杖問明孝曰何從施

愛明孝曰將以我為贊成孝昌為都承旨既據本道則以本道
付我事定之後以慶尚道付之遂斬明孝孝昌等賢孫初自請
奉諭書曉諭本道人民設策擒賊及至見施愛鵠張反附之
乘其敗捕斬明孝等以來○御札諭野人等曰汝等不忘我恩
拒却施愛欲擄賊之妻子與我兵夾攻殲滅予固知汝等知我
愛汝今益知汝等誠款今冬可來見我汝等之功來後乃知又
諭都摠使浚曰今聞李施愛重賂野人請兵者非一野人受
其賄而不應曰上德至重不敢忘恩施愛反逆吾守盡虜賊之妻
子與官軍夾擊盡殺之以報上德爾其遣人宣布諭書之意問
其功誠等第以啓○傳于義禁府曰逆賊李施愛等妻妾子孫
律應錄坐者詳悉錄啓○遣都承旨權孟禧于平安道調發北
征軍士○己未命右贊成金國光右叅贊尹弼商行護軍南
怡等會都摠府議軍功等第以一等為精忠出氣布義敵愾功
臣二等為精忠布義敵愾功臣三等為精忠敵愾功臣○上黨
石韓明澮往浴于溫陽溫井命世子錢于濟川亭○諭平安

道觀察使吳伯昌黃海道觀察使鄭蘭宗江原道觀察使崔漢卿曰道內赴征軍士特命復戶三年並免宿債如有守令不體予意奉行者痛縮以法其軍功待龜城君浚錄啓隨等第論賞通諭此意○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京畿觀察使李季專曰曾諭從征將率父母妻子之疾病悉速馳啓給藥救療而令唐城君洪純老之母在揚州病死其劾邑守不謹救療之罪以啓○命給諸道從征還家軍士糧二千九百五十七石○庚申 御集祥殿召高靈君申叔舟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贊成金國光右叅贊尹弼商行護軍南怡及承旨等議應接遼東軍事遂以弼商為平安道宣慰使雖號為宣慰而其實欲節制諸軍攻建州衛也 上親製事目以授弼商一遼東承 聖旨而移咨則當矣不俟聖旨而咨曰勿待勅書而當從我今此何義也我若聽從回咨而聖旨不准則如之何若武靖伯大敗而我軍大破之則朝廷貪殘之議益的矣武靖伯必受罪我亦似嫌於交通邊將之責一期勿越江而勅書若越江助戰則如之

何一在吾計當遣人預整精兵以待康純而授之不預則軍民
常慮急遽之令無安心之日矣一若遼東都司問何不回咨答
以勅旨未到未即回咨然 皇帝用兵我國豈不助些小之力
是故殿下已嚴兵境上相樂攻打欲獻俘軍前若逃來者邊將
自有處置不必嚴兵一若官軍向江上來送通事以上命告曰
前日成允文來聞大人九月望時奉勅征建州我已嚴兵境上
今諸將俟官軍入征時攻其後大人知道若言越江渡道則通
事以自意進前耳語答曰無舟揖渡大兵極難且江邊路險狹
魚貫而行不得并馬不可計日而行遲則賊必知而遁不如從
直路速入攻又應接之事不備此事甚難大人更思之一武靖
伯近來江邊則宣慰使隨宜或出見致禮意或送人致意或因
來人致意而聲言已還實則往指授康純南怡等一凡干求請
皆拒以 殿下不知不敢若小小獐皮馬鞭針綿等切用之物
則邊將與之無防一若欲合兵同力則答曰言語不相通且受
殿下之命攻賊後助力豈敢違命若欲添兵答曰精兵一萬足

以破建州衛今啓稟殺下已緩幾不可也一官軍之勢不競則
我當歛兵觀勢勿與野人交手勢勝則急攻野人巢穴若陣其
某某等却軍前殺死其餘不論本國人俘致軍前曰本國人亦
來大人棟還一入京及給糧等事勢不得已則從之可也一若召
將欲議事若以當使人若通書將帥任重不敢棄軍輕往彼若
使人若將軍者自來我隨其使之輕重人之高下若主將若裨
將若通事迎往江外近地略以酒果饋送其相見禮度必先問
而行不可無禮倨傲○命中樞府知事洪應兼治都承旨事以
承旨皆新進而國家多事都承旨權孟禧往平安道也○張進
忠率咸吉卦征軍士一千一百十九來○以南怡超階為中樞府
同知事李封吏曹參判慎承善工曹參判馬賢孫行中樞府知事
○上謂金國光尹弼商曰中官嘗言李施愛反逆非國之
禍也因此更鍊軍卒亦固國之道也予感動于懷卿等知之○
辛酉 御集祥殿召見高靈君申叔舟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
允成石贊成金國光兼都承旨洪應同知事南怡等議軍機事

仍令侍食○義禁府囚人前縣監柳孟沂上書曰臣聞士之處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揚名事君貴立功今臣以武夫久侍禁衛職帶三品上恩至大正值昇平無功可報仰慙府愧今方興兵討賊此誠立功報主之時也願備一校為士卒先斬賊首殲醜類臣之所望也但以臣為衿川縣監承傳捕賊賊欲報復誣告邊荆推劾未畢故不得從軍今禹貢崔漢伯李揆亦皆推劾未畢而從征已有格例臣獨未預從征雖欲立功曷由自効自古用士不廢有罪故秦魯用奔敗之將以成其功楚趙赦絕纓盜馬之人以濟其難臣雖狗馬之微竊自痛也伏惟聖上不以罪廢言小垂憐焉書上上召見與語悅之命原其罪從南怡赴平安道○命義禁府輟崔閏孫李英發等○宣慰使尹弼商辭○諭都摠使浚曰前送長箭筒箭來九月十日內差人押送交付平安道宣慰使尹弼商○承政院奉旨馳書丁京畿黃海道觀察使曰道內斜路驛馬並於平安道直路立待○遣司僕主簿禹晨押戰馬五十匹往平安道○遣工曹參判

南倫如大明謝賜綵段表裏兼謝勿進海青又遣中樞府同知
事鄭文炯賀聖節其謝綵段表曰天心字小曲加撫綏海甸霑
恩深切感激驚惶罔措糜粉難忘伏念臣猥將謏材端逢盛代
祗修候度顧乏毫毛之勞特荷聖慈屢承筐篚之錫洪私若此
前昔所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家四海而同仁利萬物而並
育遂令遐裔獲紆寵光臣謹當恪守青丘益殫漢藩之職願望
紫極恒輸華祝之誠其方物表曰天貺荐加恩深挾纊土宜雖
薄誠切獻芹謹備黃細苧布二十五匹白細苧布二十四匹黑細
麻布二十五匹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十
張右件物等產從荒陬製非良匠冀諒微衷之表庶賜大度之
容慈懿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四匹白細苧布一十四匹黑
細麻布一十四匹滿花席一十張皇太后中宮禮物同謝勿進海
青表曰皇恩溥博特加矜憐宸眷優隆曷勝感激撫躬增愧舉
國同歡伏念臣猥將庸資欣逢盛際邈居荒裔恒馳就日之誠
幸獲摯禽聊修執壤之禮賤介言返明詔渙頒既叙底貢之勤

仍諭勿進之意十行諄切忱咫尺之違顏二復省循踰涯分而
刻骨寵綏若山前昔所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度智臨英
猷顯比仁恢弛罟俾萬物各遂其生澤洽向隅無一夫或罹于
怨迺令敬服偏荷洪私臣謹當誓至子孫益勤屏翰之任嘉與
父老倍伸崗陵之祈方物表曰宸恩曲加特蒙寵眷土宜雖薄
聊表謝忱謹備黃細苧布二十五匹白細苧布二十五匹黑細
麻布三十匹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張滿花方席二十張
雜彩花席二十張人參二百斤松子二百斤右件物等製造匪
精名般甚勘真諒由中之懇俯容享上之儀慈懿 皇太后禮
物紅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四張滿花席一十張雜彩花席
一十張 皇太后中宮禮物同○壬戌 命右贊成金國光往
訓練院搞張進忠領來軍士計程途遠通給糧各還鄉里其中
願留侍衛者聽○都摠使浚遣從軍官金攷軍官朴義生馳啓
曰本道人心已大解惑爭捕賊黨無有疑貳者臣欲巡撫五鎮
鏡城之人又疑曰旣殲賊魁何不罷兵而又率兵以來必欲殺我

輦也驚惑不已臣即罷兵只率千兵出咸興待 命今見盧思
慎賁到諭書令屯留四處令其節度使守令安撫之臣意以為
若更分兵留屯則人心必復生疑惑莫若罷兵 上御集祥殿
賜見瓘仍召高靈君申叔舟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等謂
曰予不云乎創業易守成難今之民心易定以其資於兵力也
若遽罷兵安知無餘賊再騰浮言煽亂者乎古人云受降如受
敵多蠲更縛食此甚逆計也今不因此用兵而置鎮則後日益
難於更張何計如斯不可說也遂以 御札授瓘諭浚曰汝既
以大兵力威制逆賊賊黨莫敢動逃竄者皆還來軍士爭來見
然軍士畏太兵之力耳非誠服也猶懷乍動乍靜欲進欲退罪
重之徒及戰死之族親安知不再動浮言以煽亂乎今雖有疑
惑汝不時罷兵者大兵之力鎮而制之宣揚國家之意不惑者
衆多按堵如舊則疑惑自然消釋矣且雖復煽亂豈足慮之今
爾聞一鏡城之惑說遽罷兵威又棄兵器欲以止帝之甘誘信
頑嚚之畜兇一朝塵起非言說可勝後必再籍矣非受降如受

敵多懈更縛食之道也為今之計若五鎮則勢既難於更遣兵其洪原咸興以南諸邑有兵處不可罷兵當稱諭書云賊黨某某盡捕然後更取旨汝乃罷兵而來其中貧弱羸瘦之兵汝其擇之先罷送且軍器不可藏於賊穴是反資賊爾汝速取來如前降諭書送平安道若數多不能盡送則輸送于京銃筒勿送平安道并與端川埋置銃筒直送于京○九月癸亥朔 御凝福殿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贊成金國光承旨等議曰前日咸吉道軍民因康孝文虐民遂唱浮言以生大變今欲遣總理使糾舉觀察使節度使之非違以撫軍民僉曰允當遂 命叔舟等草諭書因選可使者僉曰致寬乃 命致寬為總理使仍議造兵船漕船制度特 召行護軍李伯常示樣船駁議伯常出 上顧謂叔舟曰伯常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予以老不之過也遂 命叔舟與伯常往麻浦行船以試之○軍器直長趙云哲賣角弓六百張長箭七百二十部筒箭八百部發向平安道○別侍衛崔

弘禮上告曰兵權母任大臣請以宗親掌之今龜城君浚年少而愚為曹錫文以下諸將所誘討殺李施愛蹤迹跪秘請就兵備禦以固京師諸將凱還則除龜城君外勿令入京且以施愛為是上聞之與諸宰大笑即召弘禮饋酒徐徐詰問終不解感即命洪允成曳出囚義禁府獄○是日官軍至定平捕賊黨鄭惠孫鄭季昌斬之○甲子御集祥殿召詳定所堂上及兼都承旨洪應議大典又召安孝禮崔灝元裴敬興等問漕船兵船制度灝元論對頗忤旨上怒下義禁府獄○安置吳凝于全羅道任實縣○高靈君甲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右議政洪允成延城君朴元亨右贊成金國光等請崔儒依律緣坐上不允○都摠使浚斬利城人金右昌右昌殺其邑宰者也○滿浦節制使李克均馳報李克培曰今八月二十四日於坡住指揮沈汝弄巨延車伊澄巨千戶老用蒙古亡應家等來翼日古納哈使送指揮伊時應巨千戶斜王阿乙豆卧伊子等又來並館待問委來事汝弄巨曰以謁見新節制使來本人等雖是李

滿住管下別居遠處故以賁來事日開諭之汝弄巨曰犯邊乃
火刺溫所為我輩不干天日照臨不敢仰誣又開諭曰汝勿詐
飾速還吓擄人畜然後庶可安業矣伊時應巨曰前者都督承
節制使所教欲刷還人物即往火刺溫地面不得刷還深自惶
惧先使我等持書乞糧仍告此意且曾報發兵邀赴京使臣事
以甫乙下土弟羅下止之故不發兵克均曰初都督約以刷還
人物歸而不返反作乞糧書投諸他人以送甚不當也須及時
刷還親來謁見然後將此書傳報伊時應巨曰都督當從後刷
還人物而來我當以今所開諭之辭說與都督又曰吾來時豆
里妻云去五月遣子于之加茂請上京襲職今聞朝廷從我情
願故欲往須傳告此意克均照得曾降諭書云豆里妻所請上京
襲職事各以啓聞未發落然豆里妻不關大體自是投化當例
上送為可據此答之曰節制使新來汝若來謁當從願豆里妻
若來上送與否請啓稟發落并謄寫古納哈書契以報其書曰
建州衛掌衛使都督李古納哈等奏為朝鮮國因為普天下法

大水落田和無糧食吃用大職奏朝鮮國朝廷討糧食吃用今
奏去朝廷知道成化三年月日都督李古納哈奏克培據此以
啓上令大臣議之議政府以為豆里妻當此時接待上來為
難宜推辭答說送之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
元亨等以為古納哈請糧事答曰汝等盡還所掠然後啓達豆
里妻上送事答曰古納哈等刷還事畢後上送綿布紙器用等
物姑勿給送為便都摠府議與叔舟等議同即回諭曰已悉
卿所啓但古納哈請糧當語曰汝等盡還所掠然後啓達豆里
妻欲來亦語之曰古納哈盡刷所掠當啓上送且勿給綿布紙
器用等表表之物○司憲府啓崔閏孫身犯大罪既正典刑其
父濡法當緣坐且濡本吉州土豪閏孫去時必與其父共謀以
為內應請下有司窮詰以正其罪不允○乙丑御集祥殿命
延城君朴元亨代摠理使具致寬改號為存撫使又分成吉道
為南北道以朴徐昌為南道觀察使徐南道節度使魚世恭北
道觀察使許琮北道節度使○蓬原君鄭昌孫高靈君申叔舟

南陽君洪達孫綾城君具致寬等又請抵崔濡罪 不允○獻
納曹幹來自咸吉道啓曰臣到咸興見都摠使浚以民心初定
若更屯兵必生驚惑故已罷兵只率官軍且咸興以南四處屯
兵亦已罷遣及見臣所傳諭書欲還聚所罷之兵即移文淮陽
令遮留然兵無所領之將四散而歸不能留止 上即賜幹御
衣遂為書授幹諭浚曰爾不罷兵之時可以分屯以兵勢壓鎮
之甄別淑慝賫從罔治使反側者自安民心知國家恩威有所
怙恃今既罷兵民心無所疑懼若更遣兵向北則浮動如前矣
既罷之兵已不及留其不罷之兵姑留所在處待存撫使往汝
可罷兵而還○吏曹除書垂下 上以所注擬多不稱旨命留
不下○命釋崔灝元○宣慰使盧思慎來復 命○丙寅日暈
○御集祥殿召高靈君申叔舟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
贊成全國光及承旨等設酌存撫使朴元亨辭 旨見賜貂裘
一領以 御札教書授之曰前日康孝文專制一道不恤軍民
阿附大臣放縱無忌使軍民莫得伸冤抑無所控告是本道南

北道里遙遠一人專制之所致也雖有賢者非一人之才所能
堪當若賢則猶可若不賢則一道受弊亦無考察之者所以特
權專擅放縱無忌憑公營私剝民之事無所不為而民不得告
國無得知本道之弊常在於此遂使興王本鄉之民肝腦塗地
既絕望於惠澤常恐懼於侵虐予甚憫焉日夜思所以撫禦殄
恤之方期加於昔實惠滂流永保大平今以鏡城以北為北道
吉州以南為南道二人分之則豈其皆不肖耶且觀察使通行
奔馳觀察民瘼之任尤不可委之一人其中不肖者怠於治事
甘於恣縱誤國誤家而猶恃權門前日吳凝是也本道之民新
罹兵革流離失所飢寒困乏不奠厥居不有以大舉救恤則軍
民死亡無際此赫小事今特以卿為咸吉道存撫使問民疾苦
賞罰觀察使節度使以下不體予意不恤軍民者分設南北道
一應軍民之政合行事宜皆便宜從事不必取旨卿其體之○
議政府六曹又請抵崔濡罪不久○柳子光在定平將赴平
安道上書曰臣以柳規孽子冒昧萬死去六月二十四日上反賊

李施愛事 殿下不以為罪特加擢用一朝得至四品其遇
殿下非常之恩求之前史未之有也是以月初四日與賊戰于
居山峴龜城君浚授臣五十餘兵為先鋒破敵將臣親冒矢石
差伸素志適時日已暮不能恣意窮追慨然立旗投石自誓曰
人生天地間得列男兒又以微賤得幸遇 殿下知遇之至若
不身死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故鄉則非夫也今伏聞兼司僕
朴義生賈來 論書列錄臣名隨康純往平安道赴防之 命
臣不勝撫劒長號願為國家死而後已臣今在咸吉道備嘗民
之情偽反覆求賊人反狀今臣直向平安道敢以一紙疏遙瀆
聖聽伏惟留納臣竊感李施愛以一介草賊雖能殺一吉州守
令其他數十州百姓爭殺長吏猶恐不及從施愛為亂者何也
臣見咸吉一道山川險阻道里遙遠朝廷風化亦或有所不及
其民俗又甚愚惑以為本道境連野人不擇賢否皆以武士為
守令百姓之一朝從施愛為賊亦非甚悖也此則國家用人待
民之道有虧未至耳近年守令並皆武士雖能走馬試劒殺敵

斬胡以為事豈知夫道民禮義磨民仁信愛民如子教之孝悌親上死長之道乎一有不快於意輒加刑戮視之如土石百姓之視守令亦如仇讎矣是以一賊竊號數十州百姓響應以伸平日之怨豈真有一為賊所誤而與國家敵者乎此賊之所以因民之怨行盜賊之計而苟活朝夕者也願自今以始凡除授守令時若州府則擇其撫御弓劍者為牧使以文科及弟出身者為判官若郡縣一員須得資善文武者除之為判官者教以禮義孝悌之道為牧使者教以弓劍戰鬪之術吏愛民如子民視吏如父而備禦邊警之策得矣盛朝鍊兵養士十二年于茲器械精鍊士卒勇敢臣於居山之戰見其壯氣自信忠義奮然雖古善將精卒無以加此但銃筒軍驅一時市井無賴之徒或自募從之又或於正兵中抄出用之當矢石縱橫之際手足倒置藏藥放箭罔知所措或高或楛無一箭直衝賊陣淮一時百矢石齊發有何益哉願令選置銃筒卒尋常習放以備緩急之用大抵動陣陷陣未有如銃筒者也伏惟留意○言諫文章上

疏曰自古亂臣賊子之肆其惡也構謀非一日羽翼非一人故王法之治亂賊亦必嚴治黨與絕其根本然後為惡者孤而王法立矣近日逆賊李施愛滔天之惡古所未有幸賴 殿下神武施愛伏誅其治黨與不可不嚴臣等竊思施愛一煽其亂舉道應之如響是必締結為謀積有年紀而崔濡子婿皆為逆黨豈有子弟謀亂而父兄不之知乎况濡吉之豪右而施愛之親黨其所與謀明甚乃外飾忠信內懷姦兇出入殿陛之間其情有甚於閔孫今閔孫已正典刑濡豈可少貸乎謹按律有父子緣坐之文况兼其身當坐者乎伏望斷正其罪以快臣民之憤以正萬世之法宗社幸甚 命大司憲梁誠之等入內令各陳所蘊 上曰若濡而抵罪則功臣何所用焉予計已熟仍命誠之曰宰相多廣占山澤以為樵蘇之地民甚苦之卿能一一推劾乎誠之對曰敢不盡心○吳子慶宣炯閔發黃斯允等自咸吉道來復命○丁卯司憲府啟曰昨將崔濡緣坐事仰瀆天聰未蒙俞允臣等反覆思之若罪輕則特以功臣見免宜

矣今濡罪關社稷豈可赦之不允○諭咸吉道節度使許琮曰
諸種野人等能知順逆不應李施愛請兵欲殲賊無遺其心可
嘉已諭以來冬上來卿知此意有功願來者上送○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京畿觀察使李季專曰咸吉道從征軍士回還時飢
餓者疾病者聽宣傳官金利貞言令所過諸邑曲加救療○戊
辰蕪都承旨洪應啓曰北方守令舉皆被殺請改造諸邑印信
以防姦偽其所文書必經新印然後方許取信餘皆置之傳
曰經印文書若皆偽則可矣如或有真者則豈可盡置之乎此
所當區別處也○都摠使軍官金伯謙來啓曰浚見諭書即以
卜承利等四將所領之兵分屯咸興以南曰盡捕賊黨然後罷
兵百姓聞之更不疑惑上嘉其措置得宜○大司憲梁誠之
進平朔方頌曰恭惟我聖上之十三年夏五月賊臣李施愛
以吉州叛上震怒命都摠使臣浚副使臣曹錫文領京兵三
千往征之又命鎮北將軍臣康純領平安道兵踰陽德平虜將
軍臣朴仲善領黃海道兵踰谷山而進又命臣鄭浚臣崔有臨

臣張進忠臣李義堅臣金嶠臣吳子慶等領京畿忠清全羅江
原道兵助戰大兵俱入咸興府摠三萬進屯北青六月丁巳賊乘
夜入突諸將出戰大敗之以地勢不便退屯于洪原七月丁亥
偽署北青守者來上官方張樂宴飲我師訶知之遣銳師入擊
殺獲幾盡遂還據北青倉時賊據利城依海岸以陳八月丁酉
大軍進攻之賊以彭排前蔽矢下如雨我軍冒刃以登戰酣大
將魚有沼由海邊越險阻而入賊不意官兵從其背而下奪氣
賊猶出死力戰我師勇氣百倍自午至酉大戰賊魁先遁賊逐
敗於是裨將南怡等突戰奪賊旗斬賊數百大軍乘勝追奔斬
首千餘級越磨天磨雲嶺至吉州嶺東驛賊魁挈妻子與數
百騎逃至溟源站偽將李珠等縛賊魁來降斬于陣前函首
送京師 上大喜赦境內梟于市三日止留偏師留鎮北方從征
軍士賜酒食散遣之仍給復三年大慰將士論賞有差臣竊惟咸
吉道本 祖宗肇造之地非他道比也使逆賊假息數月間則
其為害不可勝言今出師數月三捷而定大賊是雖出於

天地 祖宗垂佑之力實有賴於睿謀神筭之無所遺也今者
南蠻親覩永為美談北狄聞風氣不復振又當獻俘中原告捷
東倭予以定樂舞而奏郊廟銘鍾鼎而詔永久此豈特一代之
偉績也哉臣職忝史局當大書特書以紀茂烈不揆鄙拙謹撰
平朔方頌八篇以獻伏惟垂覽頌曰天佑 聖祖時乘六龍肇
基朔方奄有大東 太宗繼述重熙累洽 世廟踐祚制禮作
樂恭推我 后運撫盈成邁湯勇智齊舜聰明文治既洽武威
亦行幅員萬里同我大平天佑一章章八句蠢茲小醜擾我海
嶼敢肆跳梁其惡滔天於赫斯怒命掃妖孽元戎啓行三千其
人二將西踰陽德谷山徵兵諸道俱會咸關秣馬息士軍聲大
振觸之者碎誰漏我刃赫怒一章章八句咸關逶迤山嶺崎嶇
我師踰之如熊如羆石門失險洪獻為藩言至于青萬兵是屯
夜如何其賊徒來犯士馬不驚若柵有嚴彼雖稀突我則鷹揚
賊乃大奔莫我敢當前北青一章章八句三散之墟是為要衝
彼何人斯盜據其中沐猴而冠濫居公堂大張聲樂醜類猖狂

我遣我將曾是不意短兵相接誰敢孔熾逆黨大敗橫屍枕藉
破竹之勢士氣益暇後北青一章章八句東臨滄海西控列岫
魏徒來陳蜂屯蟻聚孰敵厥愾孰斧其吭白日行師萬夫齊向
時維飛將從天而下賊實褫魄戰猶不捨如蚊負山如蟾拒鞬
四面合攻羣兇敗績利城戰一章章八句賊黨先遁賊旗猶豎
我有猛將戰如豺虎大軍追奔風聲鶴唳自奔其穴鼠竄荒裔
偽將悔禍乃縛賊手乃降軍前乃斬厥首獻于京師懸之市陌
一舉三捷北人咸服吉州降一章章八句東陲無事南民亦息捷
音旁騰天心載悅高爵厚祿於汝何惜太山黃河金匱石室宴
犒備至三年給復我功我勳我分我職 皇恩罔極 聖壽無
強犬馬之誠糜粉何忘策勳一章章八句金甌如古方岳增光
雄風遠播武烈日彰南蠻傳聲北戎膽落西朝載嘉東鄰亦伏
梯山航海會同有繹將士閑習朝野寧謐咸仰聖德益固鴻
基於千萬年永言保之武烈一章章八句○以高靈君申叔舟
兼禮曹判書金山都正衍兵曹叅議○己巳傳于承政院曰自

今宰樞貫子毋得用金又曰諸司遲滯公事悉錄以啓又曰諸
邑所種桑漆木遇有差往者令并摘奸以啓○傳于刑曹司憲府
掌隸院曰移文諸道未回報公事急速開寫道數以啓○放光陽
沅李宗根順天沅安克頓寧海沅裴孝思晉州付慶羅裕善○
庚午 御集祥殿召左議政崔恒右贊成金國光戶曹判書盧
思慎及承旨等議定大典○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右叅贊尹
弼商曰訓鍊院都正韓致義令速來京若有委任重事則勿遣
○戶曹啓麻田郡軍資穀不敷崇義殿使王循禮祿俸請自今
頒賜京倉從之○辛未設耆老宴于普濟院 命同副承旨
尹繼謙賈宣醞往賜之○禦集祥殿召詳定所堂上及承旨等
議定大典○以朴仲善為兵曹判書 傳曰雖未下批宜即莅
任○壬申 命自今除公私賤口運米咸吉道者從良之法○
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馳啓遼東百戶白顯率頭目三人本月
初七日夜渡江 命以成任為黃州宣慰使黃致身開城府宣
慰使乘夜發行○右叅贊尹弼商馳啓今以康純為主將韓繼

美南怡為大將分付將牌開示諭書及事目一一指授臣與兵曹判書李克培都承旨權孟禧同議抄兵給餼調送臣聞白顯之來到博川以待北征主將康純馳啓臣到平安道本道軍士咸吉道從征回還未久人馬疲倦有名無實請其中微弱者留防江邊擇京兵三千及咸吉道留屯兵二千最精銳者領去○御札授行護軍金堅壽諭純曰下三道三千兵初約以防戍江邊咸吉道留屯二千兵又約以暫時留屯而召還今不可中變使於北征且事機急迫必不及赴征卿知此弊諭尹弼商曰委卿以調兵付將宣勞武靖伯等事今者來博川待白顯甚不可且觀康純請兵之書其間事事似有舛違既任卿以指授方略卿宜更慮運籌予不更言又諭曰武靖伯若使人止我兵勿來則但嚴兵江上以待命武靖伯若來江上則宣慰接待一依事目施行○癸酉御隆福殿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贊成金國光兼都承旨洪應議待白顯及應接遼東軍事○以李克培為廣陵君朴仲善守兵

曹判書魚有沼中樞府知事命有沼往平安道聽 右叅贊尹弼商指授代韓繼美為將仍賜弓劍戰馬有沼即日拜辭○以右承旨李克增為開城府宣慰使○諭尹弼商曰今白顥言遼東軍馬擬於本月二十二日發程二十五日到建州衛留屯汝國軍馬則渡鴨綠江上流入建州衛東邊二十五日亦到本衛與摠兵官相約舉事我到王京頒勅後隨汝國軍馬徑往建州衛前日意白顥不來故知為宣慰摠兵官而往今白顥既來卿勿接摠兵官而白顥往江邊之時卿為宣慰使宣慰於江界府又於江邊略設酒饌慰送又諭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以白顥所言會兵之期并製事目以送其事目曰白顥往建州衛其所由道路自安州經寧邊熙川江界渡江其支待不可如南路之豐厚隨宜支待但慎不潔耳一江界宣慰事已委尹弼商○甲戌遠接使尹子雲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白顥入開城府云當有使臣二人繼來○命兼都承旨洪應曰今明使之來欲使世子稱疾不見何如議諸大臣以啓高靈君申叔舟等議啓曰

上教甚善即命承叔院勿備世子迎勅儀物○以右副承旨魚世謙為碧蹄宣慰使又以禮曹佐郎任擇為問禮官作事目以授擇其事目曰白顥若問世子迎勅與否荅曰近間少有違和未能行禮一白顥如欲急速入來遠接使宣慰等勿勸留勿強宣慰○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平壤宣慰使金吉通曰以卿為後來明使遠接使卿其知悉又馳書于諸處宣慰使等曰仍留為後來明使宣慰使且以前日賫去人情用餘衣服等物贈給于後來明使及都司○乙亥以戶曹參判李坡為館伴○遠接使尹子雲馳啓白顥十四日當入京前日於黃州宣慰使未及來故以都司宣慰使全之慶假稱宣慰使行禮○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忠清全羅慶尚道觀察使曰今又有明使繼來其支持雜物依舊例勿煩民間累諸境上邑待更諭以送○丙子遼東百戶白顥賫勅書及遼東都司咨文一通來 上筆慕館華迎勅如儀其勅曰建州三衛童山等本以藩臣世受朝恩近者陽為朝貢之名陰行盜邊之計朕宥之而愈肆不得已用兵致討惟

爾朝鮮國王世守禮義忠於我國家有加無替朕甚嘉焉若我
兵加于彼逆虜王宜閉絕關隘使彼奔迸無所入以就擒殄若
王能遣偏師與我軍遙相應伺便而蹙之則彼之授首尤易而
王之功愈茂忠愈昌矣朕豈無以報王哉勉樹勲名時不可失
其咨文曰奉欽差提督軍務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容付照得先
因建州三衛女直結構諸夷悖逆天道累犯遼東邊境致厯聖
慮特命當職等統調大軍搗其巢穴絕其種類以謝天神之怒
以雪生靈之憤已經議奏請勅朝鮮國王隨機設備阻其逃遁
截殺賊寇近該兵部議擬合無請勅朝鮮以數董山等前項不
之罪謂爾乃禮義之邦覩此叛逆罔不忿懣即便出兵以絕其
後路使彼腹背受敵一鼓就擒成功之日重加賞賚其前項勅
書付奏事人負齎付當職等候出兵之日差官賚去諭曉等因
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請給勅書一道齎付當職等收奉
見在會同摠兵官武靖伯趙議得即日京營大勢漢達官軍俱
已到邊會合遼東選過軍馬整擗齎備仍定擬九月中旬後進

兵大舉合行劄仰遼東都司著落當該官吏即便選差的當官
真齋捧前項勅書先去朝鮮國交與國王開讀欽遵仍備咨本
國早為發兵就其便道阻絕後路截殺虜寇先將差過官兵總
數起程日期駐兵截殺虜所開報施行奉此行間又奉欽差總
兵官靖虜將軍武靖伯趙劄付亦為前事擬合併行為此除選差
諳曉夷情通事百戶白顥等四員名齋捧勅書前去外合行備
咨煩照依咨文內事理施行○上御勤政殿與顥行茶禮訖顥
遂往大平館 上御思政殿謄寫勅書又為書諭右叅贊尹弼
商曰中國兵月二十二日發遼東以二十七日攻建州我國兵
無庸再議須於此日攻之同封事目亦宜看詳一白顥欲隨我
軍往總兵官處當從其言若欲離軍而往則堅止之曰不可單
約獨行如有變故責在我國矣一白顥及頭目所騎以前去司
僕戰馬具鞍給之勿復推還一用兵之事勿聽白顥指揮亦勿
待白顥往虜獲之數軍士功能則白顥及總兵官在近則報告
○上幸大平館設下馬宴令通事李興德語白顥曰欽奉勅書

馳諭諸將依約入攻但江界之路險遠大人雖欲急赴慮不及我兵之入也請馳諭大人隨來軍士以直還遼東之意何如興德誤傳曰大人歸江界則當馳諭江上軍士顯答曰貴國兵已渡江則吾亦不及赴之况在義州兵何能及至也 上曰通事誤傳顯曰吾亦未曉其意命高靈君申叔舟語顯曰通事年老未能盡傳予意顯曰是 上又命叔舟令通事金自海語顯曰兵事小可不及期今朝聞會兵日期即諭諸將慮大人向江界而我兵先渡江則賊之巢穴縱橫不可孤單入赴然大人必欲向建州予當布置護送顯曰知之我初欲向建州者未知貴國兵已到江上今已聞命我必不及矣竊計我五日到義州三日到遼東可以及大軍矣我欲直還遼東 上又命叔舟語顯曰前來咨文以勅書未到未即回答今來咨文亦當承勅舉事事完後并前咨文答之何如顯曰藩國自有規式顯不敢主張又問曰後來使臣幾人答曰我來時李御史欲待勅書表裏就付於我而軍機事急故我先來意謂一人來矣又曰世人種樹既成

虎來乳子因傷養樹主人今賊農牛農器婚嫁所需皆是 皇
帝息賜今反害上國邊民又犯貴國正是惡極滅亡之期 上
曰大兵既入滅之不難但慮聞聲盡逃顯曰賊雖竄伏林藪頭
畜家產殺掠殆盡退而下營為久住之計輕兵四出搜捕縱有
餘賊亦必不多今年如是明年亦如是期必盡殲而後已宴罷
還宮 命燕都承旨洪應以草笠一頂鴉青段子豹皮虛宵
鴉青綿布團領鴉青綿布袂團領草綠綿紬袂塔胡柳青綿紬
襦帖裏柳青綿紬襦塔胡草綠綿紬襦帖裏白絛紬襦裏肚白
綿布單帖裏各一領白綃衫兒二領白苧布帖裏三領黑麻布
帖裏一領大紅段子護膝一雙鴉青廣條兒一腰鹿皮靴黑斜
皮靴馬皮靴各一雙鴉青段子貂皮耳掩一事鞍具馬一匹黑
細麻布白紅苧布各二十匹人參二十斤油菘七部摺扇四十
把彩花席四張寢席二張白厚紙十卷布幃幕一事鑰三合鑼
鍋一部鑰行器一部鑰孟子一事蓑衣一部油籠十事毛馬粧
一部弓箭帽二件甲一領堦鑿一頂弓袋箭家弓箭具一部馬

脚匙三十部中刀子一部理馬諸緣一部火鑽隧一事結弓獐
皮十張環刀一把藥囊一事贈之顯一一覽之曰精緻甚好多
謝厚意然義不敢受但彩囊所盛藥路上救人之物爲殿下
受之遂去囊而受應曰古人云見物思人如鑼鍋牢固可久之
物宜受之以毋忘殿下厚意顯曰物雖固有時而弊至如顯
向殿下之心銘刻於骨沒身何忘彼見物而後思人者亦未
耳應反覆請之終不受曰顯遼東一介賤人與殿下對坐陪
宴榮亦足矣又何所望應又於頭目處欲以鴉青絲布單直身
白苧布帖裏柳青綿紬襦帖裏草綠綿紬襦帖裏白絲綿紬襦
裏肚白綿布單帖裏各一領寢席各二張油老各一部油籠各
五事摺扇各十把馬皮靴各一雙草笠各一頂鴉青段子貂皮
冠各一事鴉青段子貂皮耳掩各一事白苧布黑麻布各五匹
牛皮箭家箭具各一部角弓各一張絲囊各一事甲各一領兜
鍪各一頂鑼鍋各一事贈之謂顯曰大人既不受薄物請贈下
人顯曰我已不受彼豈敢受○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尹弼商

曰白顯由義州直還鄉其知悉又馳書于諸處宣慰使曰白顯
本月十五日還程急歸辭以路上慰禮其勿行禮但將此意見
顯言之而已又馳書于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曰白顯本月十
五日還程路上供頓諸事悉從簡約且勿強留勸慰○丁丑蕪
都承旨洪應問安于白顯○五鼓 上幸蕪華館質明白顯亦
至設餞宴 上使通事金自海 傳于顯曰昨贈薄物何卻之
顯曰 殿下教朝廷故待顯極厚路上送大臣迎慰絡繹是皆
殿下恩賜也今受朝廷大事而來何敢又受私恩 上曰如是
則我不敢強 上又使申叔舟語顯曰 皇帝不鄙夷小邦令
出兵助戰感戴無已初因摠兵官文移知有征討之舉已令邊
將勒兵江上今聞 帝命即令領精兵一萬於本月二十七日
依約入攻建州小醜不足介懷但大兵勢重賊必先知若皆逃
竄慮無所得然今予既知皇帝之意大兵既去賊必復下予
揀輕兵更出迭入隨斬獲以聞期盡滅賊以報 帝恩顯曰天
下蕃國雖多朝廷每以貴國為禮義之國蕃王雖多朝廷每以

殿下為賢茲 皇帝所以有是命也今聞 命益知 殿下誠
敬 上曰但慮我國所設兵少然亦足用顯曰 殿下之堅甲
利兵何往不克固不在多且違天悖理之賊制之何難今天兵
與貴兵夾攻建州滅之則毛憐海西之賊聞之必寒心款牀矣
又曰建州西至婆猪江路遠貴兵二十七日入攻則官兵恐未
及到二十八九日間入攻何如 上曰當更諭之宴罷顯與 上
拜辭 上送至大門顯步至百官侍立處每二十人一揖然後
遊行○諭右叅贊尹弼商主將康純大將魚有沼南怡曰昨日
諭以本月二十七日中國兵定攻建州我兵亦於其日攻之今
白顯更言二十八九日間可入攻卿等知此意不可必欲與中
國爭先成功以吾所料野人豈不聞知乎若知則必皆逃竄所
往無所得若我先入攻有所得則猶善無所得而中國兵亦無
所得則後日中國諸將藉口云朝鮮兵早入逐之故不獲卿等
寧為緩樂慎勿為後日之藉口且緩急形勢不可遙制卿等臨
樂善處之○戊寅高靈君申叔舟啓曰昨日白顯言野人先知

入攻登山逃匿則當久留以制之若果久留則我軍與官兵會
還以糧之退來恐不可宜諭尹弼商等令我軍各加賞糧且諸
將等所殺頭馘及資糧器械皆勿棄之明白知數且野人來朝
者其來與明使同時而明使知之則無乃不可乎永順君溥以
啓傳曰今軍士各加賞糧此策甚善然轉輸甚難不可輕議野人
之來雖與明使同時接見異日則明使何知但虜中所獲雖零
碎之物不可棄置遂諭弼商純等曰審此事目施行一所得獲
人口馬牛資糧器械頭馘盡數賫來其中強壯違拒者斬首而
來老弱婦女縛來一畧摠兵官等在近處可通則擄獲斬馘之
數及焚燒家舍人口牛馬資糧器械之數明白錄呈○己卯
御寶慶堂召河東君鄭麟趾等及承旨等侍食仍命麟趾等在
外議定新制大典○命世子觀鷹于嵯峨山○傳旨吏曹收宦
官曹珍告身○辛巳速接使金吉通奉書于承政院以啓大明
廣寧千戶任興遼東舍人黃哲本月十五日渡江上御隆福
殿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頌議政沈滄右議政洪

允成判書盧思慎右贊成金國光及承旨等議接待待事○以書
召都承旨權孟禧于平安道○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右叅贊
尹弼商曰理山來唐女三里內隱多實其速取招以啓且三里
等彩置南道路邊邑待入朝之行令帶去交割卿其知悉○壬
午都摠使浚副使曹錫文等還 命茂松君尹子雲賚宣醢與
曾來從征諸將迎于東郊浚錫文詣 闕復 命上握浚手勞
慰召錫文及承旨等置酒令錫文進酒仍議諸將軍功等第以
浚錫文康純魚有沼朴仲善許琮尹弼 商金嶠南怡李淑琦為
一等功臣金國光許惟禮李雲露李德良裴孟達李亨孫李從
仕李恕長金順命金瓘具謙朴植金伯謙魚世恭吳自治鄭崇
魯張末孫孫昭呈順孫沈膺尹末孫金沔孟碩欽為二等功臣
永順尹溥栗元副尹徐韓 義宣炯閔發吳子慶崔有臨禹貢
鄭種鄒浚李陽生為三等功臣賜號敵愾並賜土田減獲進階
除職有差其餘將士分功為四五等賞職亦有差溥國光弼商
雖不從征在上左右於軍機謀議出納有功 上命浚錫文

國光論軍功或有功不與或無功得參朴植當討賊時詐病在
戎興日與妓處曾無分寸功而以錫文切族得與人懷憤惋或
有泣下者 上將於明日設宴勞北征將率令禮曹預辦諸事
多舛錯忤 上旨上急召判書姜希孟希孟時在太平館董治
館待明使諸事未即赴召召之再三乃至 上問明使之來何
日舍明日事而歸大平館乎汝言與叔舟偕往叔舟往則禮必
有宣醞何不啓而私往飲酒乎為飲酒往而以待使臣諸事為
辭可乎即 命罷其職 上欲罷希孟職久矣至是又不稱旨
有是命○行副護軍沈璿卒子五安仁安義安禮安智安信安
智與司宰副正盧好慎為友皆好慎嘗私一女未幾安智又私
之璿卒數月安智猶覩然恣行○上曰尼僧等不知正道徒以
誑誘為事傳旨禮曹曰尼僧等號牌如僧人例施行○承政院
奉 旨馳書于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遠接使金吉通曰明使
若問將帥姓名答曰大將康純魚有沼南怡若問軍數答曰一
萬皆以實答之○以浚為龜城君兼五衛都 府都摠管沈澮

中樞府領事崔恒領議政曹錫文左議政康純右議政山陽君
洪允成仁山君沈決中樞府判事金國光左贊成光山君金守
溫中樞府知事韓繼義右贊成灝蛇山君尹弼商右叅贊坡平
君閔發驪山君吳子慶寶山君禹貢丹城君南怡宜山君金謙
光禮曹判書朴仲善兵曹判書平陽君許惟禮吉城君許亨孫
全羅道兵馬節度使李雲霞鍾城君崔有臨隋城君兼五衛將
鄭種添山君裴孟達西江君李從生成城君鄭俊豐城君李淑
琦吏曹叅判延安君李恕長刑曹叅判全城君徐咸吉南道兵
馬節度使栗元君魚有沼平安君兵馬水軍節度使芮城君許
琮咸吉北道兵馬節度使陽川君宣炯黃海道兵馬水軍節度
使榆城君尹末孫刑曹叅議朴埴工曹叅議魚世恭咸吉北道
觀察使牙城君李亨孫全羅道兵馬節度副使連山君金嶠行
慶源都護府使烏林君李德良會寧都護府使全義君金伯謙
李封具謙中樞府僉知事崔漢公司諫院正言○宣慰使李誠
長率于安州于五壽稚壽男壽兒壽孩壽嬰○癸未中樞府領

事沈澮養母在慶尚道善山有疾澮欲往省之 上賜藥餌命給驛又令其道觀察使致食物待疾愈親往安慰○命右副承旨魚世謙行護軍余堅壽獻納曹幹及從事官工曹佐郢慶俊宣傳官慶維往平安道宣慰北征諸將仍 御札諭右叅贊尹弼商主將康純大將魚有沼南怡曰今次用兵似同捕影中國雖遲留歲月終自勞弊耳用兵之道進退往來倏忽變化形勢無常只在能審虛實善乘利機而已今未報卿等殊功而再勞卿等心極未安然見利不動天與不取瞬息之間威播天下之事豈可以勞而不効法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慶卿等體予委任責成之意凱還之後伺賊復穴即更整軍須期殄滅建州然後乃已其間節度任意施行予不更言○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遠接使金吉通曰審此事目以 殿下之命開說明使一兵馬則一萬將帥則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同知事南怡一旗號將帥臨時用之不知定用何旗號一盞甲色樣樣一不可定名某甲甚樣甚色一入攻地方期目前來使臣已知去一已